

文 學 叢 刊

星

紫

葉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第一章

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來，悲哀地，快快地在自己的臥房裏靠着窗口站了一會。用一種懷着恨意的嫉妬的視線，牢牢地凝注着那初昇太陽幸福的紅光。在秋收後的荒原上，已經有早起勤奮的農人，在那裏用乾草叉叉稻草了。野狗奔馳着，在經過的草叢裏，揮洒着淚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大的時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她無心燒早飯；輕輕地伸手在床
上搜尋了自己和丈夫的幾件換下的衣裳，提着桶，穿過中堂，蹣跚地向湖濱走去。

朝露掃濕了她的鞋襪和褲邊，太陽從她的背而昇上來，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條與柔軟的陰影，長長的，使她顯得更加清瘦。她的被太陽晒得微黑的兩頰上，還透露着一種少婦特有的紅暈；彎彎的，細長的眉毛底下，閃動着一雙含情的，扁桃形

的，水溜溜的眼睛。

路上的農人們都指手劃腳起來了。他們用各種各色的貪婪的視線和粗俗的調情話去包圍，襲擊那個年青的婦人。他們有時還故意停止着工作，互相高聲有心使她聽得出來地，談論着她們夫婦間的事情：

「說吧，老黃瓜，爲什麼陳燈籠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誰知道呢？……『家花沒有野花香』囉，也許……」

「不，有人說，她是在娘家養過什麼漢子來的！所以，陳燈籠才不愛她，折磨她……」

「啊原——來……那就難怪陳椰子囉！」

梅春姐儘管佯裝沒有聽見，可是那些無恥的污濁的話，卻總像箭簇似的向她射來，甚至於射到她的心裏。她着力地穩定了一下自家的腳步，飛快地衝出那惡濁的旋渦，咬着牙，喘着息，一口氣跑到那湖岸的石頭跟前蹲下了。

湖水，碧綠的，清澈的飄流着，起着細細的漣波。在湖岸的石頭的兩邊，已經有好幾個同村的婦人在那里洗衣了。梅春姐一面和她們招呼着，一面儘量的想把那顆跳動的心兒慢慢地平下來，把那些惡毒的，刺心的穢話扔開去。她扯起衣角，揩了一揩額角上的因爲奔跑出來細細的汗珠，便彎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聲和搥衣木的聲音在湖中激盪着。不甘沉默的旁的婦人們，就趁着這一個機會大家無所顧忌地扳談起來。她們談着家裏日用的柴米油鹽，她們談着漂亮，新鮮，時髦的布料，她們談着公婆，談着孩子，談着自家的男人和別人的曖昧的私事……

梅春姐夾在她們中間裝得非常快活。有時候，她還故意地跟着旁人大笑幾聲。她想教人家看不出來她那種被丈夫侵蝕的內心的痛苦。可是那談鋒卻像有意要使她爲難似的，不知怎麼一下子又轉到她的丈夫身上來了。

『他已經幾天沒有回來了呢？』發問的是一個麻面的中年婦人，十五年來她

已經生了十個兒女了。她帶着笑臉時，麻子就一粒一粒的牽動着。

『三，三天……』梅春姐輕輕回道。

『你不想他呢？夜……』

『當然嘍！』一個面孔塗得像燕山花的，有名的蕩婦柳大娘，截斷了麻子的話。

『她爲什麼不想呢？這樣漂亮，年青……』

梅春姐覺得那淤積的心血，是怎樣的熱烘烘的湧上了她的面龐。她漸漸地把頭低下來了。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一面偷偷地瞟視着左右的婦人們。當她看見了婦人們——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的視線——都在凝注她，而又感到自己的臉太紅了的時候，她就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按着，幾乎按得連人帶桶都滾到湖中了。

『爲什麼呢？……』一個老年一點的，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一面向大家責罵着：『不要再說這些事情了吧，你們都不是好東西……』

『好東西……年紀輕輕，男人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初二。』那柳大娘憤憤地帶着一種真正的同情心，叫道：『哪個羅裙不掃地，哪個掃帚不沾灰！』噯，黃瓜媽，莫說梅春姐還這樣漂亮……』

『啐！閻王會勾你的簿的！不要臉的，下流的傢伙！你總以為人家都像你這騷貨……』

大家又都哄笑起來。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裝快活了，她用了一種很大的，自制的力量，勉強地洗完這一桶衣服，才站起身來。然後又像逃難似的，拚命地穿過那些男人們的下賤的視線和嘲笑，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丈夫陳德隆——因為生癩子，人家就叫了他陳燈籠——對於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憐愛的。他好像沒有把年青的妻當做人看待，他認為那不過是一個替他管理家務，陪伴洩慾的器具而已。自從去年的一個風雪滿天的憂愁的日子，用一頂紅轎，吹鼓手和媒人，把梅春姐從娘家娶回來以後，他就沒有對她裝過一回笑臉。他罵她，他折磨她，並且還常常兇惡的，無情的，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毆打她。他像很有計劃似的打她的胸，打她的腹，打她的腿……他打着還不許她叫，不許給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傷痕來。

丈夫沒有弟兄姊妹，祇有一個老年的盲目的公公。在去年，那公公還能在聽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輾轉呻吟的時候，摸到房門口來用拐杖拋擲陳德隆，罵他是個

無福消受賢德婦人的惡鬼！今年，不幸的是公公歸天了，陳德隆就更加無所顧忌地欺壓他的妻。他趁這時候學會了打牌，學會了喝酒，學會了和一切浮蕩的，守空房的婦人勾勾搭搭。他常常一出去，就三五天不回來。

梅春姐對於丈夫是不能說不賢德的，她自始至終沒有向人家說過丈夫半點錯過。她忍受着，她用她自己的眼淚和遍體的傷痕來博得全村老邁人們的讚揚。當她聽到了那雪白鬍子的四公公和爛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煙管兒，背地裏讚揚她——『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啊！』『癩子陳燈籠的福氣好啊！……』——的時候，她就覺得那渾身的傷處，都像給一種無形的，慈祥的，勉慰的手掌撫摸過似的，痛苦全消了。她可以驕傲——尤其是對於那些浮蕩的，不守家規的婦人驕傲。

但是，一到夜間，當她孤零零地，躺在黑暗的，冷清清的被窩中反覆難安的時候，她的靈魂便空虛與落寞得像那窗外秋收過後的荒原一般。哀愁着不是，不哀愁着

也不是。她常因此而終宵不能成夢。她對着這無涯的黑暗的長夜深地悲嘆起來……有時候，她也會爲着一種難解的理性的驅使從牀上爬起來，推開窗口，去仰望那高處，那不可及的雲片和閃爍着星光的夜天。去傾聽那曠野的，浮蕩兒的調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訴的蟲聲……

她忍耐着，一切都忍耐着——當她在夜間又想起白天裏那些老人們可寶貴的，光榮的讚揚時。

亡命地從湖濱跑回來，放好桶，晒好衣裳，走進到臥房的時候，梅春姐已經身疲力軟了。她無心燒飯，無心飲牛，無心飼餵雞和鴨……懶洋洋地躺在木牀上，去推想她那命運中的各種不幸的根源。田野中的男人們的穢語和湖上的婦人們的嘲諷，就像一個多角的，有毛的東西似的，祇在她的心中翻滾。她想起了母親臨終的前夜，和父親死時所對她叮囑的那些話來：『在家從父，出嫁要從夫。如果丈夫有什麼不正常的行爲的時候，祇能低聲地，溫語地，夜間在枕頭上去勸慰他……』她覺得她對丈夫是太少勸慰了；她應當好好預備一些溫軟的話，在夜間，在枕頭上去勸慰她的丈夫才行。這樣，她便深深地嘆了一嘆，把心思勉力地鎮靜了一回，就又慢慢地開始她那日常的，好像永久也做不完的家中的瑣細事物。

在夜間，丈夫陳德隆回來了。他喝得醉薰薰的。在一線微弱得可憐的燈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長癩子而脫落了髮根的光頭上，有幾根被酒力所激發着的青筋在凸動。他的面孔通紅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睜大着一雙帶着血絲的，發光的，螃蟹形的眼睛。

他一聲不響，歪歪倒倒地走到了牀邊，向梅春姐做成一個要冷茶的手勢，就橫身倒了下來。

夜——是很長的。當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時候，當梅春姐正要用溫軟的言詞去勸慰他的時候，當村上的賭徒們正待邀人去賭錢的時候，丈夫陳德隆的酒醒來了。他突然地，像一根發條似的從牀上彈了起來，伸手到小櫃中摸出他那僅有的幾塊放光的洋錢和銅板，一匹熊似的衝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哭着叫着：

『德隆！哥，你不在家，人……家……要……欺侮我的……』

『誰呀？』他停了一停腳步：『放心吧！沒有人敢在老子頭上動土的……』就
扔下梅春姐的手來，跑開了。

夜——是很長的。

梅春姐張望着丈夫的陰影，在無涯的黑暗中消逝着；回頭又看着那像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牀舖，她的心兒不能抑制的戰慄了好久。被子裏還遺留着丈夫的酒氣，可是——沒有了丈夫。小櫃中還遺留着洋錢和銅板的空位置，可是——沒有了洋錢和銅板。她想哭，可是——她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她想不出一個能够使丈夫回心的辦法。嘆氣，流眼淚，一點也不能打動丈夫的那顆懵懂的心。她漸漸地，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種絕望的，無可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着……嘆着……之後，她就推開窗子伸出了頭來，想看一看她那從小就歡喜看的夜的天空，想藉着星星和月明來解一解心中的愁悶。可是，忽然地，像有一個

什麼暗號似的：那埋伏在她左右，專門爲勾引她而來的，浮蕩兒的粗俗的情歌，立時間便四面飄揚起來了。

最初是一個沙聲的唱道：

『十七八歲的嬌姐呀——沒人歌啦——』

跪到債哥哥面前——磕響頭……』

梅春姐向窗前睡了一口，把頭縮了回來。她覺得這些人都是些卑污，下賤的，太可笑的傢伙。也不想他自家是什麼東西……但悲痛是無情的，她睡不着。她把耳朵輕輕地貼在窗口邊，無聊的又想聽下去——她是想趕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毀滅掉的悲哀：

『哥說：「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頭骨跪得……浮浮腫，

額頭叩得……沒有皮……

你呀！……要想情哥……萬不依……」』

接着，又有一個人裝着女人的聲音唱起來了。這聲音，梅春姐一聽就知道：是一個身上髒得發霉，還常常佩着一個草香荷包的，小眼睛的獨身漢老黃瓜唱的。喉嚨尖起來就像那餓傷的貓頭鷹一般地叫着：

『姐說：「我的哥呀……」』

你要黃金白銀……姐屋裏有……

要花花綠綠的荷包子……慢慢送得來……

你鐵打的心兒呀——想轉來……」

沙聲的又唱道：

「哥說：「我的姐呀……」

不怕你黃金白銀——堆齊我的頸……

花花綠綠的荷包子——佩滿我的身……

父母的遺體呀——值千金……」

梅春姐越聽越覺得下流了；她離開了小窗，準備鑽進那洞黑的牀上。可是那歌聲的尾子，卻還是清清楚楚地可以聽得出來。尖聲的在後面接着：

「姐說：『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壩裏扳罈……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搭橋……無人走啦……

祇要你情哥哥在我橋上遮一路身，

你還在何處……修福積陰功……」

沙聲的沒有再唱了。一陣一陣的嘻笑湧進了梅春姐的小窗，她用被頭把耳朵捫得繃緊，她暗暗地又使力的睡了兩回。她想：「你們能算什麼東西呢？癩蝦蟆！」然而，痛苦，悲哀，空虛，孤獨……卻又是真的。梅春姐她祇能够盡量的抑制她自己，她總還滿望着丈夫有回心轉意的一日。然而這一日要到什麼時候才來呢？梅春

●「何處」即是「哪里」的意思。

姐她不能知道。因此，她的痛苦，悲哀，空虛，孤獨，……也就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才能
够解除。

第二章

一

第三年——是梅春姐和丈夫結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從南國，從那遙遠的天際里，忽然飛來了一把長長的，銳利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鄉村的婦女們的頭髮，統統剪下來了。

這真是一件希奇的，突如其來的事情……

當這把長長的，銳利的剪刀，來到這村莊里，第一個落到黃瓜媽的頭上的時候，她就渾身發起抖來。她要求道：『好心眼的姑娘們啊！……可憐我吧！我要沒有了頭髮，閻王不會收我的，我要到地獄中去受罪的！……』但，誰聽她的呢，一下子就像剪亂麻似的把牠剪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二個落到麻子孀的頭上的時候，她就叫着，嚷着：『剪不得啦！看相的先生說過了：我的晚景全靠這枝頭髮，我要沒有頭髮，我

的一家人都要餓死啦……』但，誰聽她的呢，那巴巴頭就像一隻烏龜壳似的，隨着剪刀落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三個快要落到那歡喜擦臉紅的柳大娘的頭上的時候，她早就藏躲起來了，等到尋了她從黑角落裏拖出去，她使一面流淚，一面哀求地：『少，少剪一點兒吧！……沒有了頭髮，我，我要醜死的啦！……』但，誰聽她的呢，姑娘們的剪刀是無情的，差不多連根兒都剪下來了。當這無情的，長長的，銳利的剪刀，第四個落到梅春姐的頭上來的時候，她就很泰然地，毫不猶疑地挺身迎了上來，她對着拿剪刀的姑娘們說：

『剪掉牠吧，剪吧！反正我有這東西和沒有這東西是一樣的。我是永遠也看不見太陽的人！我要牠有什麼用呢？……』

一切婦女們的頭髮都剪下來了，一切婦女們都傷心的痛哭着；黃瓜媽哭着，——她怕閻王不肯收她！麻子孀哭着，——她怕她年老時要餓飯！柳大娘哭着，——她怕她的情人不愛她！拋棄她！……

一切老頭子們都夾七夾八地跟在中間搖頭，嘆氣：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盤古開天以來女人就應該有頭髮的。沒有了頭髮女人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祇有梅春姐，她似乎與別的人不同。她沒有把頭髮看到那般重要。因為，她的心已經快要給丈夫折磨死了，她已經永遠望不到丈夫的回心轉意的那一天了。她想：『變啊！你這鬼世界啊，你就快些變吧！反正我是一個沒有用了的人，我的日子一半已經埋到土中去了……』

真鬼氣，真是希奇的事情……世界就是這麼真正的，糊裏糊塗的變起來了。從那一天——那剪掉頭髮的一天起，村子裏就開始變得不太平不安靜起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跑來一些人（本村子裏的也有）穿長衣的，穿短衣的，不分晴雨，不分日夜地在村子裏穿來穿去。手裏拿着各種各色的花樣的東西，口裏說着一些使人聽不懂的新鮮的話……

真鬼氣，真是希奇的事情……

丈夫陳德隆也開始變起來了。他變得比從前更加粗暴，更加兇狠了。他從樓板上摸出了一把發鏽的叉把長的梭標來，他把他磨得光光的。他說：他要去入一個什麼會去，而那個會是可以使他發財的；將來可以不做事情有飯吃，有錢用，並且還可

以打牌，賭錢……

梅春姐始終不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當他看見丈夫把那把發銹的梭標磨得放光了的時，她的心裏就不知不覺的害怕起來：她怕他用那梭標將她刺死！並且他的那兩條帶着紅光的視綫，還不時的像一枝火箭似的直射着她，好像要將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裏去，射死她，燒死她似的。梅春姐不禁的發起抖來了。

『不要到外邊去的！知道嗎？』丈夫把那梭標靠在懷抱裏，用手捲着袖子。『我要到會中去了！……不，也許還要到旁的地方去。夜晚，你早些關門，這兩天外邊的風氣不很好……』

梅春姐用了一種順從的，恐懼的，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了他。她當真除了飲牛，飼雞和上菜園以外，整整地三天沒有出頭門一步。

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不知道還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來呢？還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還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還是因了另一種環境的或者是好奇的

原因的驅使呢？：使他下了決心的要跑到外邊走一回。她從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來，用毛巾將剪髮的頭包了一下，順便到自己的草場中去叉兩捆稻草來做引火柴。

荒原，仍舊是去年的，前年的荒原；村子，仍舊是去年的，前年的村子；不過是多了些往來的，不認識的人，不過是多了些飄揚的，花花綠綠的旗幟……

在那原先的，住關帝爺爺的大廟裏，還多了一座新開辦的，讀洋書的學堂。

梅春姐緩步地穿過一條狹小的田塍。在她的眼睛裏，放射着一種新奇的，懷疑的視線。她像一頭出洞來找尋食物的耗子似的，東張西望地把這變後的村莊看了好久好久，才又蹣跚地走向自己的草場去。

稻草像兩座小屋子似的堆在那里。在那比較小的一座的旁邊，有一個穿長衣的和一個穿短衣的人在談話。梅春姐沒有注意他們。她只舉起草叉來叉了兩捆，準備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誰呀？」

她回頭去：一個年青的，面孔像用木頭刻出來的人望着她，他是麻子孀的大兒子木頭亮。

「德隆哥昨晚回家嗎？」

「沒有回來！」梅春姐輕聲地應着。一面看了一看那別的一個，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輕人。

「唔！唔！前晚還在會裏和人家吵了架的，這傢伙……」木頭亮沉吟了一聲：「一定是到哪里去打牌了，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成一起，彎腰繫了一繫……那一個穿長衣的年青客便向木頭亮問了起來：

「哪一個德隆哥啦……？」

『就是啦……就是前晚那一個和你們吵架的，那一個癩子啦！』木頭壳向梅春姐微微的釘了一釘：『囉；這一位便是他的癩子嫂，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臉羞得通紅的。她的心裏深深地惱恨着木頭壳；她抬起頭來，想拖着草叉就走！

不自覺地，那個穿長衣的年青角色，正在打量她的週身。她和他之間的視線，無心地，驟然地接觸了一下！

那一個的白白的，微紅的，豐潤的面龐上，閃動着一雙長着長長睫毛的，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驚，使勁地拖着稻草和稻叉，向家中飛跑！

陳德隆因爲和會中的主腦人吵了架，一連三天都躺在情婦的家裏不出來。第四天的中飯時，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聽說會中又到了一個新從縣裏下來的人，又有一樁事情瞞了他，他才跑出去。

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燒得熾騰起來。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會中奔馳着。他的腦子裏裝滿了那紅鼻子會長的敵意的笑容，和那副會長的駭人的，星一般的眼睛。他有心要和他們抬槓。他覺他們這些人都很瞧不起他，事事都瞞他；而不將他當成自家親人一般的看待。尤其是副會長的那特別爲他們而裝成的一副冰涼的面孔，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強，兇猛的，牛性的內心！

在經過自己的家門時，他停了一下。吩咐了老婆晚飯時多做一些米，他是打算

去和會中人吵一陣就回來的。不是要尋他們的差處，而是發洩自家的心中的憤火！有十來個人擠在會場中。當長工出身的紅鼻子的老會長，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們揮揚着，說着一些聽不分明的，時髦的口語。副會長和另一個陌生的，蓄短鬚鬚的人，在寫着一張什麼東西的字單。

陳德隆衝到他們的面前了。他故意擺搖他的身子，像一頭淘氣的，發了瘋的蠻牛似的撞到人叢中去！環睜的螃蟹形的眼睛，先向旁人打望了；就開始大聲，無禮的暗鬧起來：

「會長！什麼事情啦？丟開我！」

老會長微微地皺下眉頭不理他，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的揮揚着。他好像並不會聽見陳德隆的聲音似的，又接連的說下來了：

「……總之總會花錢，費力……都是爲的我們種田人自己；我們去當兩個月兵，就應該盡些心思，盡些力……」

了。

陳德隆氣起來。他蹣跚地衝過去，奪着老會長的竹鞭，他幾乎要打着他的鼻樑

『是裝聾嗎？聾子嗎？……你不會聽見我的聲音！……』

老會長的鼻子火一般的燃燒起來！他戰聲地，咬着牙關地啐他一口——

『你這瘟神！你……又來瞎纏麼？……』

『怎麼是瞎纏呢？我來尋着你們，就因為你們的心不公平，你們什麼事情都瞞着我了！……』

『瞞你？』老會長渾身戰着，他使力的抽出來他的小竹鞭子，擋着陳德隆的胸襟。『你能做什麼東西嗎？今天這里招兵，你能當兵嗎？你能離開野婆娘嗎？……』

『能！』陳德隆頑強的叫着：『祇要你們都不瞞我，我是什麼都能做的！……』

『打人，喝酒，摸骨牌，……什麼都能做的！』副會長冷聲的笑着。他的那一雙大的唬人的眼睛，就像魔淵似的吸住了陳德隆的全身。

陳德隆跳起來了！他奔到副會長的跟前，拳頭高高地抬着，他就像一下子要擊壞他的對方的頭顱似的。他的聲音帶着沙了：

『我要挖出你那雙漂亮的眼睛來的，你瞧不起老子！不打人，不喝酒，不摸牌！都能行嗎？——』

人們使力的解開他們。那另一個陌生的，蓄短鬚鬚的人匆匆地跑來拉着陳德隆的手，向他溫和地說：

『朋友，你不要生氣啦！行的……你要願意。明天就同我們到總會中當兵去！祇要你能不喝酒，不摸牌，那都行的啦……』

陳德隆的怒火愈加上昇起來！他瞅瞅這陌生的人一眼。他並沒有問明白去當什麼兵，就茫然地答應着。頑強，好勝，擁着他那一顆虛榮的，粗暴的內心！他很有一股蠻牛性子，他很可以給你犁地，耕田，而你不能將他鞭撻，尤其是不能違拗他的個性而欺侮他……

當他的名字被寫上那張白白的紙單的時候，他還狠狠地驕矜了一下。他釘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們，他的眼睛更加圓睜着，那就像已經報復了一樁不可解脫的深仇似的。他的心裏想：『你們，媽媽的！嘿！瞧瞧老子吧……你們能算什麼東西呢？……』

四

太陽走了，黑夜像巨魔似的，張口吞蝕着那莽蒼蒼的黃昏。在小窗的外邊，有無數種失意的秋蟲的悲哀的鳴咽。

梅春姐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失神地凝注着那些冰涼了的菜和飯。一盞小洋油燈在她的面前輕盈地搖晃着。她並不一定是在等丈夫回來，也不覺得自家的飢餓。在她的腦際裏，卻盤桓着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搖搖不定的想頭。這想頭，就像目前的那盞小洋油燈般的搖搖不定。不是哀愁，也不是歡喜……

她懶洋洋地站起來，估量丈夫不會再回來了，便把小棹上不曾吃過的菜和飯收拾着，用一塊破布頭揩了一揩。

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的是夜。一個漫漫的，深長的夜！一個孤零零的好像永遠也

得不到光明的，少婦的淒涼的夜……

窗外的蟲聲更加嗚咽得悲哀了，牠們是有意喚起人們去給牠們一把同情的眼淚的。

梅春姐又慢慢地靠近着小窗，荒原迎給她一陣冰涼般的寒氣！那搖搖不定的，錯亂的想頭，使她無聊的向四圍打量了一下：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的。祇不過是那班浮蕩兒沒有閒工再來唱情歌了，祇不過是在大廟那邊多了些花色的燈光的閃爍！她微微地把頭仰向上方：一塊碧藍色的夜天把清靜的，渺茫的世界包羅了一個彎腰形的，破銅錢般的月亮在雲圍中爬動着；在牠的四面，環繞着一些不可數出的，翡翠也似的星光。

北斗星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兩顆最大的上面長着一些睫毛。一個微紅的，豐潤的，帶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動……

梅春姐深深地吃了一驚——像白天在草場般的吃了一驚！她覺得一陣迅速

的，頻頻地，可以聽得出來的心臟底跳動！她把頭兒慢慢地低下來……在後方，突然地，一個沉重的，有力的破門聲，又將她驚震了……

丈夫陳德隆的一雙螃蟹形的眼睛現了出來。他的面孔微微的帶點怒容，剛強而抑鬱！他似乎並不會喝酒，態度也比較平常緩和了些。

「你還不會睡啦！」他輕輕地拍了一下梅春姐的肩頭，鎖着眉毛地說：「明天我要上街了！」

梅春姐癡呆了好一會工夫。好像有一件什麼祕密的私情給丈夫窺破了似的，她的全身輕輕地戰着……一直等她發現了丈夫並沒有注意她，而且反比平常和善了些時，才又遲遲地回覆道：

「我——是等你啦……上街做什麼東西呢？」

「不做什麼東西……去當兵，賭氣……要兩個多月才回來……」

丈夫是真正地沒有注意她。他伸手從牀上攤開來一張薄薄的被子，他連連地

說他是今天又和會裏的人吵了的，所以才賭氣的同總會中人當兵去。吃苦，他也得去拚拚來的！……他叫梅春姐早些陪他睡了，明天好同他收拾一些隨便的行囊，就同他們當兵去。

梅春姐是等他睡過之後，又站了好久好久，才吹燈上床的。她好像並不會聽見丈夫的話，她是深深的憎恨了這無情的、冷酷的、粗野的丈夫。當夜深時，她本分地給他蹂躪了她的身子之後，她的心裏會忽然生出了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希奇的反響來：『爲什麼呢？我要這樣永遠受着他的折磨呢？我……』這種反響愈來愈嚴厲，愈來愈把她的心弄得不安起來……

她頻頻地向黑暗中凝眸着；那一雙星一般，長着長長睫毛的眼睛，便又輕輕地，悄悄地，在她的面前浮動起來了。她想：『真是希奇！雖然祇一回平常的見面，但那個入實在像在哪里見過來的！……』不過，隨時她又：『唉！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情呢？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情呢？唉！……』實在的，那雙鬼眼睛真在哪里見過來的！

她向黑暗裏小心地，戰動地望望那睡得同豬一般的丈夫。忽然，她又被另一種可怕的想頭牽連着。丈夫的那把磨得放亮了的梭標，好像一道冷冰冰的電光似的，祇在她的面前不住地搖擺，一雙環睜的螃蟹形的眼睛，火一般的向她燃燒着……

在耳邊，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們的頻頻的讚嘆聲又起來了：『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啊……』

梅春姐是怎樣的覺得她的心在慢慢的裂開！裂成了兩邊，四塊！裂成了許多許多的碎片……

她悲哀地，沉痛地又合上她的眼睛。她深沉地想了：她還是要保持那過往的光榮的。她不能讓這些無聊的，漆一般的想頭把她的潔白的身名塗壞。在無論怎樣的情形之下，不管那雙眼睛是如何撩人，她還是決心不再和他碰頭的爲妙。

五

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

譬如說：一頭耗子想要躲避一隻貓，牠是一定要想盡牠的方法的。或者是終天守在洞裏，或者打聽到貓不在家時才出去，或者是老遠的聽到貓來了就逃……在耗子本身看來，這也許是一種比較安全的方法吧。但不對；我們卻常常可以看到一個耗子被抓到貓的口中。不僅是不能躲避！就是連怎樣才會被抓到貓口中的，牠都不知道。

梅春姐就正是一頭這樣的耗子，糊裏糊塗地被抓到了貓的口中。

她思想得很好的。當丈夫叮嚀了她一番匆匆離家之後，她就終天關在家裏不出門。牛在家中飲，雞在家中餵……連菜園，連上村下村的鄰舍都不輕跨一步，這

總該不會遇見那雙撩人的眼睛吧！——她自己想——但不對！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水缸中沒有水了，她得上湖濱去挑水來；引火柴燒完了，她得上草場拖草去；夜晚雞沒有回籠，她得去尋雞；牛糞堆滿了牛欄，她得將牠傾到外面的肥料溝中去……

這一些瑣細的事物，總像蒼蠅釘食物似的釘着梅春姐，要擺也擺脫不開。做完一件又來一件。而且，每一件事都是要跑到外面去才做得成功的。一跑出去，她就常常要遇見那個鬼人，那一雙祇有鬼才有的撩人的眼睛……

梅春姐會因此而感到沉重地不安。越不安事情就越多，事情越多就越要跑出去，越要跑出去就越要遇見那一個鬼人和那一雙鬼眼。

誰知道呢？那一個鬼人是不是也在故意地到處阻攔她呢？

有幾次，她是祇跑到一半路就打了轉身的；有幾次她是繞着另一條小道而回的……她一見到他，一見那雙鬼眼，她的心就要頻頻地，不安的擊動着。

她開始覺得她的世界慢慢地狹小起來了。她簡直不能出門。好像她的周圍已經沒有了其他的人物，好像全村子，全世界都早經沉沒了似的。她的眼睛裏祇能看得到一個人，祇能看到一雙長着長長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的眼睛！

她的四圍站滿了那一個人，她的四圍閃動着那一雙眼睛……

又有一次——也許是她迴避和他碰頭的最後一次吧——梅春姐去挑水時，突然地，給他在湖濱攔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灰布的夾長衫，他的手裏拿着一條細長的鞭子。他滿面笑容的望着梅春姐，裝了一個攔雞鵝般的手勢，將梅春姐攔在湖邊。微風舞着他的長長的黑髮，他的一排雪白的牙齒同眼睛一樣撩人的咬着那紅潤的下唇。他說：

『德隆嫂！爲什麼啦？你一見到我就逃！……』

梅春姐輕輕地把小水桶卸下了肩頭，背轉身來，低低地望着那水中的自己的陰影。她的面孔突然地紅到耳根。她的心跳得快要衝出喉嚨了。她不知所措的，扭泥

地，顫聲地回道：

『我——不認得……先生呀……』

『不認得我姓黃啦……我是會中的副會長，我就在那大廟裏教書的啦。你不是在草場中見過我的嗎……』

一陣風從梅春姐的側面吹過來，把她那輕得使人聽不出的回聲拂走了。

『也許你忘記了……不過，你爲什麼事情要怕我呢？』

『我沒有怕先生。』

『沒有怕好的那麼，我就改一天到你家中來玩吧！我和德隆哥很好，他回來了，我一定要來看他的……』

梅春姐一直等他舞着那條細長的鞭子，跑了好遠好遠了，才深深嘆了一聲，挑水回家去。

這之後，黃先生就常常要跑到梅春姐的家中來，梅春姐也就不能再像耗子怕

貓般的那樣怕他了。雖然是丈夫不在家，雖然她還時常提防着村鄰們的物議，而他呢？有時候是一個人來，有時就帶着麻子孀家的木頭壳，和一些會中的小傢伙……

他還時時向梅春姐說着一些關於女人們的開通不過的話語，他還時時向梅春姐講着一些關於女人們的新奇不過的故事。

梅春姐的腦子漸漸地糊裏糊塗起來，梅春姐的決心漸漸地煙消雲散了起來……

於是，一頭美麗，溫柔的耗子，就這樣輕輕，悄悄地，被抓到了貓兒的口中。

六

這事情，就發生在一個黑暗的，蒼茫的午夜。

梅春姐正爲着一些村鄰們的無謂的謠言而憂煩着，她已經整整地三宵不會安靜了。她的心裏，就像一團迷霧般的朦朧起來。她想不清人們爲什麼要將她的聲名說得那樣難堪而污穢，她是實在不會和人們有過什麼卑微，下賤的行爲的。她很能夠矜持她自己。她可以除排邪惡的人們的誘惑，她可以抑制自家的奔放的感情。而人們畢竟不能原諒她，畢竟要造謠污穢她，並且在夜深人靜時，還常來壁前壁後偷盜般的梭巡她。這真是太使梅春姐感到抑鬱而傷心的了。

十月的荒原，就像有嚴冬那樣的冰寒了。很少有幾聲垂斃的蟲們的哀叫，透過了小窗來，鑽進到梅春姐的繁亂的心情裏。她懶洋洋地靠着窗門，看那壁隙的微風

將油燈輕輕吹滅。疲勞，困倦，……慢慢地，將她推到了那洞黑的床前。

一個嚶嚶啾啾的，低微的，剝啄的聲音，把她驚悸了！

小窗門微微地啓開着。一個黑色的，龐大的東西，慢慢地由窗口向裏邊爬！

梅春姐的全身都駭得冰涼了。她的牙門磕着她幾乎啞聲的呼喊了起來！

黑色的東西摸到她的跟前了——是一個人。一個穿長袍子的，非常熟識的身材的人。梅春姐的心中慌忙着，擊着，跳着……像耗子被抓到了貓兒口中般的顫慄起來！

「嚇嗎……」那個人伸手摸着了她的肩頭，——一股麻麻的火一般的熱力，透過她的冰涼的身子。她嘶聲地，抖戰地推開他：

「黃，黃……你……你……唉！你……」

「我是……梅春姐，你，平靜些吧……我平常……」

「輕聲些……你……唉……你不要害我的……」

『不要緊的……現時已經不比從前了……你安靜些吧……』

梅春姐掙扎地擺下他的手來，她爲那過度的驚惶而癡呆着。她的被眼淚濕淋着的身子緊緊地縮成了一團，她的心裏更加慌忙地衝擊着！

黃像一隻狼般的再度地奔向她來，梅春姐已經無法能推開他了。爲了那些壁前壁後的梭巡人的耳目，她幽幽地，悲抑地，向他哀求道：

『你去……去……那邊……菜園，林子裏，我來……』

『真的嗎？』

『真的……』

黃就像一隻矯捷的壁虎般的，向窗門翻走了。

外邊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頭，梅春姐的心就像快要被人家分裂般的徬徨，劇痛着她推開了裏房門，向着左方，那菜園的看不清的林子裏躊躇着：『天啦！這樣的怕人啦，我去不去呢？我，我將……』

她站在那裏驚疑了好久好久，她還不能決斷她的適當的行踪。黃遺留下來的熱力，就像火一般的傳到她的繁亂的心裏，漸漸地翻騰了起來！

她猶疑，焦慮着！她的腳，會茫然地，慢慢地，像着魔般的，不由她的主持了！牠踏着那茅叢叢的園中的小路，牠把她發瘋般的高高低低地載向那林子邊前……

『假如我要遇見了鄰人……』她突然地驚懼着！她停住了。就好像已經在她的面前發現了一個萬丈深長的山澗似的。她把頭向週圍的黑暗中張望一下，捫了一捫心，然後又昏昏沉沉地，奔到林子裏去了。

一個黑黑的，突如其來的東西拖着她的手，她的全身癱攣着！

『這裏——』

『我，黃……』

『不做聲——』

他輕輕將她撲抱起來，他緊緊地貼着她的臉，當他吻到了她的那乾熱的嘴唇

的時候，便一切都消失在那無涯的黑暗和冷靜的寒風中了！……

第三章

傳言像一團污濁的濃霧般的，將全村迷漫着。

五七個婦人：黃瓜媽，麻子婦，柳大娘，還有兩個年輕的閨女，小媳婦，又在湖濱的洗衣基石上碰頭了。

她們曲曲折折地談着這樁新奇的，曖昧的事情。

在她們的後面，有三個老頭子：白髮的四公公，爛眼睛的李六伯伯，和精神健壯的關鬍子。他們在那玫瑰堆上抽煙，談世事，他們向着太陽捫老風婆。

柳大娘的雙頰塗得火一般的通紅了，她也想叫會中的副會長和有資格的人們看上她。她妖媚地朝那三個老東西唾了一口。又開始談起她那還不會談完的故

『老黃瓜，他說……』

『說什麼呀？下流的，不要臉的傢伙……』黃瓜媽氣起來。

『他說……哼！他還比我們下流百倍呢！』柳大娘冷聲的笑道：『他還夜夜去』

梅春姐家的壁前壁後偷看他們的……他說：『有一天，我伏在菜園的後邊……』聽

呀，麻子婦……『我很小心的望着她家的窗子，一個黑色的東西向裏邊爬爬……』

隨後，又爬出來了。隨後又有一個跟在那個的後邊，摸到菜園中的林子裏來了。我專

神的一看：哼！你說是誰啦？……就是——梅春姐和那有一雙漂亮眼睛的黃……』

他說，『唔！是的，副會長……』

黃瓜媽的臉色氣得發昏了，麻子婦笑着。

『我要打死那下流的東西的……』黃瓜媽的眼淚都氣出來了。

在遠方，在那大廟的會場那邊，有一羣人向這湖濱走來了。似乎有人在吵罵着，

又似乎已經打了起來。

柳大娘用手遮着額頭望着，她吃驚地豎起她的眉毛：

『麻子嬸！你家的木頭壳和老黃瓜打架啦！』

『打架？不會的……』麻子嬸應着，望着，『我家木頭壳他很好……』

打架的人漸漸地走了近來。

『該死的……』麻子嬸跳起來了。她是怎樣地看見她的木頭壳被老黃瓜踏

在腳下揍拳頭，又是怎樣地看見人們將他們排解着……

麻子嬸連衣都不顧地跑上前去。歡喜着熱鬧的，洗衣的婦人們和坎堆上的老

頭子們也都圍上來了。

『我要打死你這狗頭壳的，你媽的！你給副會長拉皮條！我……』老黃瓜的

小眼睛眯着，他連草香荷包都被震落下來了。『我明天就要上街去告訴陳燈籠的！』

……

『我臊你的媽媽！我給你的媽媽拉皮條呢！你看見了……我臊你的媽媽……』

木頭壳將一顆血淋的牙齒吐在手裏，他哭着，面孔就更加像木頭刻出來的。「你自己吊不到膀子，你對你的祖宗發醋勁！我臊你的媽媽……」

麻子孀衝過去，她拖着老黃瓜的手，不顧性命的咬將起來！黃瓜媽渾身戰着，她夾在人們中間喊天，求菩薩……

人們烏七八糟的圍成一團了。

李六伯伯和四公公們從旁邊長地嘆道：

「我們老早就說過了！不得了的！女人們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變的還早呢！……」關鬍子摸着那幾根灰白鬚鬚，像蠻懂的神氣，說：「利害的變動還在後頭啊！……」

「後頭……」四公公的心痛起來了：「走吧！沒有什麼東西好看的了！……」

三個人雁一般的伸着頸子，離開着那些混亂的人羣，向村中蹣跚地走着！

爲着那痛苦的悔恨而哭泣，梅春姐整整地好些天不會出頭門。黃已經有三夜不來了，來時他也不曾和她說過多些話。就好像她已經陷入到一個深沉的，污穢的泥坑裏了似的；她的身子，洗都洗不乾淨了。她知道全村的人都怎樣的在議論她；她也知道自家的痛苦，陷入了如何的不能解脫的境地；她更知道丈夫的那雙圓睜的眼睛和磨得發亮了的梭標，是絕對不會饒她的……

好像身子不是她自己的身子了，好像有人在她的身上作過什麼特殊的標記。她簡直連挑水都不敢上湖濱。

她躲着。或者是她連躲都躲不起來了。

『我就是這樣的將自家毀掉嗎？……但，不能呀！』她想着：『我總得要他和我

想一個辦法的……」

這一夜，有一些些月亮。梅春姐還不曾吹燈上床，木頭壳便跑來敲她的房門了：他的臉腫了起來，青一塊，紫一塊。他說：『梅春姐！你們的事情很不好！我今天和老黃瓜打了起來！他要上街告訴陳德隆去。副會長叫我來，他在湖中的荒洲上等
你……』

『他怎麼不來呢？』

『他不來！』

『天哪……』梅春姐的牙齒磕了起來。她的身子一陣燒，一陣冷！提起了陳德隆，她的眼睛就發黑，她就看見那磨得放亮的梭標和那通紅的眼睛……

熄了燈光。她一步高，一步低地跟他走着。突然地，她站住了：

『假如老黃瓜他到這里來抓我們呢？……』

『不會的，老黃瓜給他的媽媽關起來了。』木頭壳安她的心說。

湖水起着細細的波濤，溶溶在模糊的月光裏。並且水岸好像已經退下了許多。將一條小船橫淺在泥濘的傾坡上。

木頭壳將梅春姐拉上船艘，自己用膝骨將船頭推下了，便跳將上來，撐篙子，橫切過那細細的波濤，向荒洲駛去。

梅春姐正正地凝注着那荒洲。小船也慢慢地靠近了。當她看見了站在那割斷了的蘆葦根中的黃底陰影的時候，她便陡然地用了一種憎恨的，像欲報復着他給予她的侮辱一般的目光，向他牢牢地釘過一下！她的眼淚就開始將她的視線朦朧起來。羞恥，悔恨和歡欣，將她的全身燃燒着。

黃走近岸邊來拉起她了。木頭壳就停着在小船中等他們。他們走着，走着……不作聲。腳踏着蘆葦的根子，吱吱地響。

突然地，在一個比較平鋪一點的蘆葦根中，他們站住了。他說：

『冷嗎……梅春姐！怎麼辦啦？你的打算……』

『打算……』梅春姐的聲音就像要變成了眼淚般的，她緊緊地拉着他的手。『我簡直不能出門！他們把我那一向都很清白的名譽，像用牛屎，糠頭灰糊壁一般的，糊得一塌糊塗了。他們還要去告訴我的丈夫……』

黃拉着她坐下來了，他昂頭望着那片冷冰冰的夜天。在地上，發散着一種腐蘆葦，和溼潤的泥濘底氣味。

『並且，你……』她說，『你也不肯替我想一個辦法的，你三天都不來了……』黃長長地嘆着，手裏摸着一根蘆葦根子，聲音氣起來：

『這地方太不開通了！他媽的！太黑暗了，簡直什麼東西都做不開。』

『怎麼辦呢？做不開……』她沮喪地，悲哀地幾乎哭起來了。

『會長太弱，什麼都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村中人又不開通……』梅春姐，我想走！……』

『走？你到哪裡去呢？……』梅春姐戰着，硬着她的喉嚨：『我要被他的梭標刺』

死啦！……」

「不，我想和你一同走！」

「一同走到哪里去呢？我的天哪……」

「到鎮上的區中去！我和總會裏人說了的。」

「鎮上？」

「是的！我想，明天就走。哪里也有你們的會，你也可以去入會的。」

梅春姐不做聲，她用手捫着臉，她的頭低低地垂着。

「怎麼又哭嗎？」他把手中的蘆葦根子拋了。

半晌，她深深地嘆着，將頭仰向那上方的夜天：

「總之，唉！我是被你害了……我初見你時，你那雙鬼眼睛……你看就像那星

一般的照到我的心裏。現在，唉……我假如不同你走……總之，隨你吧！橫直我的命

交了你的……」

實緊緊地抱過她的頭來，他輕輕地撫摸着。他說：

『那麼，你明天就早一些來囉！下午我在廟中等你，你祇要帶兩身換洗的衣服。』
梅春姐還不及回他的話，在後方，木頭壳叫了：

『你們還不走啦？冷哩……』

『好，你就明天早些來吧！』他重覆地說。

月亮已經擁入到一片墨雲中了。在天空，祇有幾顆巨大的寒星，水晶般的頻頻地閃爍。

老黃瓜一夜不會合眼睛，他恨恨地咬着牙齒。手上被麻子孀咬掉一塊皮的地方還包紮着。房門鎖了，後門鎖了，連窗門都加了一個反門。母親還是足足地罵了他一更天才睡着。

他睜着小眼睛望着黑暗，他的腦筋裏想起了一切挖苦人，侮辱人，激怒人的話；他是想用這些話到街上去激動那癩子陳燈籠的。並且他還想好了如何避免陳燈籠疑心他吃醋，如何才能夠使陳燈籠看出他的那真正的同情心和幫忙心來。

天還祇有一絲絲亮，他就爬起來了。偷兒般的將房門扳了一下，扳不開！小窗門牢牢地反閃着。他用了全身的吃奶子的力，將窗欄杆敲折一塊，反手將窗門撬開，爬出去。

初冬的早晨的寒氣，像一根堅硬而波動的鐵絲般的，鑽着他的身子，他的全身起着一層雞皮疙瘩。他用髒污的袖子揩了一揩乾枯的眼糞，拔着腿子向街上飛奔！十多里路，他連停都不停地一口氣跑到了。

不是醋勁，是真正的同情心和幫忙心！

陳德隆的樣子很難看，是吃不住營中的苦呢？還是掛記着家中的妻子呢？當老黃瓜費了很大的功夫問到他的營前的時候，他就那麼悶悶地非常不安。他肩着一根梭標，和另一個背洋槍的人站在營門口。

老黃瓜老遠地打着唿哨，招呼着陳燈籠，他不敢冒然地衝到營門去。

『你嗎？老黃瓜！』陳德隆吃驚地睜着他的螃蟹眼，和那背洋槍的說了一些什麼話，就飛一般跑來了。他頭上的一頂藍帽子幾乎壓到了眉毛。『上街來做什麼呢？』
『不做什麼，專門來看看你的。』老黃瓜態度悠閒地說。

『看看我？』

「是的！」

「唉！老黃瓜……」陳德隆陰鬱起來。「媽的！真吃苦，沒有酒，沒有煙！還天天操練……我總想銷了差回家來……」

「回家來……」老黃瓜微微地笑着：「我看你還是在這裏的好些呢！有吃，有穿……」

「吃媽的糙米飯穿囉，就是這樣的粗布！」

「好！」老黃瓜更進一步的笑着，微微地露出點兒意思來。「衣裳很好，不過帽子的顏色還深了點兒！」

「怎麼？」

「沒有怎麼？」他陰險地，照着他的預定的計劃又進一層地挖苦着，「頂好還再綠一點兒！」

陳德隆的眼睛突然地瞪得通紅了，就好像兩枝火箭般的直射着老黃瓜。他的

聲音急着，戰着！

『我的老婆偷人嗎……』

『沒有……』老黃瓜不緊不鬆地，他想把那牛一般的陳燈籠再深深地激怒一下：『她祇和會中副會長黃有一點兒小小的往來，那不能算她的過錯……』

『真的麼？』

『假的——』

忽然間，老黃瓜覺得他的一切計劃都已經逐步進行了，便立時莊重了他的臉，瞳，滿是同情心地說：

『我看你還是快些回家吧！……那狗人的木頭壳給他們拉皮條。那鬼眼睛的副會長，還興高彩烈地在村中穿來穿去……是我實在替你不平了，才和他們打起來的囉，你看這隻手……我今天一早上就爬了起來……』

陳德隆的臉青一陣，白一陣，他呆呆地望着那高處……那不可及的雲片和火

一般的太陽光。隨卽他又低下來了。他把梭標使力的插在堅硬的地上，約半尺來深。他將牠搖着，搖着……一會兒又抽出來，一會兒又重新插起了。就好像要試試那梭標能插入插得多深的一般。他的牙齒像在嚼着一把什麼大砂子，喳喳地響着。一會兒他又向地上瘋狂地吐起唾沫來，一會兒他又笑着……

老黃瓜覺得陳德隆已經是怎樣地怒得不可開交了，並且慶幸自家的心思已經完全達到。

連那個老遠地背着洋槍的人，都不知道陳德隆在玩些甚麼鬼！

突然地，陳德隆像一匹熊般的向老黃瓜衝去！猛不提防地在他的頰上批一下！

「去罷！老子明白，媽的，你也不是好傢伙……」

老黃瓜滿懷的冤枉。他是很知道陳德隆有一把蠻力的，他不敢再吃眼前虧地飛奔着。一面恨恨地朝陳德隆拋來兩句遮羞的，報復般的話：

『不信嗎？我臊你的媽媽！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你這鬼癩子總有一天會曉得你祖宗的好意的！』

午飯的號聲吹了，陳德隆打定了主意，提着梭標，匆匆地走着。在營門口，已經又有了新來替代他們的崗位的人。

四

梅春姐滿懷着恐怖與悲傷。是捨不得離開家中呢？還是懼怕着什麼災禍的來臨呢？當木頭壳跑來通知她三點鐘就要起行的時候，她簡直慌的手忙腳亂了。

『天啦！我怎麼的好呢？怎麼好呢？天啦……』

她伸手到破箱子裏去摸，霍陳磨舊的衣裳統統摸出來了。她在床前頭翻了一陣，床後頭又翻了一陣，她實在不知她應該翻些什麼東西。

『天啦！我怎麼好呢……』

滿床的舊衣服，滿地的舊衣服。木頭壳又跑來催她了：三點鐘過了好些分鐘。

她胡亂的包成一個小包袱。她跑到牛欄去瞧了一瞧那條餓瘦的牛，又跑到雞籠去將雞招呼一下，廚房，菜園，家用品和農具——滿腔的酸淚與惜別的悲哀！

衣包重，腳步重，頭低低地垂着……在門口，突然而來地——丈夫的一雙圓睜的螃蟹形的眼睛放着紅光！一個冒着熱氣的癩痢頭！一副膨脹的面龐和冷冰冰的兇獍的微笑……

梅春姐的全身發着抖。一股難堪的，因他的奔跑而生的汗臭和灰泥臭，直撲到她的鼻孔中來。衣包被震落在地下！

丈夫裝得非常和藹的靠近她的身邊，他彎腰拾起她的包袱。

『回娘家嗎？我特別跑回送你的行的……來啦！先燒點兒東西我吃了，我們再去吧……』

就像一頭老鷹抓一隻小雞般的，梅春姐在他粗黑的手中戰慄着——輕輕地被抓到了房中。他坐在一張小檯子上面，失神地玩弄着一件由地上檢上來的霉污的衣服，吩咐着梅春姐給他燒點吃的東西。

外邊非常陰暗。是黃昏的到來呢？是要下雨呢？還是梅春姐眼睛放花呢……她

偷偷地看着陳德隆喝着她燒給他的米湯飯，就好像在雲裏霧裏的一般。她看着金屋子，全廚房，都團團地旋轉着！她不能支持的戰慄了好幾陣！

木頭壳第三次來催他時，祇看到陳德隆的半邊腦袋就飛逃了。

他站起身來，揩了一揩嘴邊的殘液，走近到她的畏縮的，像一頭小羊遇見狼般的戰慄的身子。

『現在，』他說，『賢德的婦人！告訴我吧！你的娘家的人都死盡了，你爲什麼又突然想起要回娘家的呢……』

梅春姐用手防護着頭，緊緊地縮着他的身子。她不作聲，不作聲……突然地

——她是怎樣的看見陳德隆舉起一隻熊掌般的大手，猛然地向她擊去！她的頭，像一隻沈重的鐵錘般的碰在門上。她的眼睛發着黑，身子像螺絲釘似的旋了一個圈，圈，倒在地上！

整個的世界山一般地壓着她！耳邊的雷聲轟轟地響着！

陳德隆又繼續在她的胸前加搗了幾下！

她躺着，躺着……五分鐘，十分鐘，不，也許還久長一點。她終於蘇醒了來。她的身子像置放在烈火中燃燒般的疼痛着！她的腦袋，像炸裂般的昏沈起來！一塊濕濕的膏糊般的流汗，漸漸地凝固着她那青腫了的頭顱。

彷彿，她還能聽得清楚：堂屋中滿是嘈雜的人聲。丈夫是怎樣的在和會中人家吵罵着，又怎樣的和人家打了起來，她不能看。她的身子，不知道被什麼人擡起來，放置在一塊冰涼的木板上。隨後又輕輕地搖擺着，走着……一直到荒原中好遠好遠了，丈夫的那瘋狂得發啞的，不斷和人家的爭鬧，還可以清清楚楚地傳到那傷壞的梅春姐的耳中。

『……我要到區中去告你們的……我要到總會中去告你們的！你們將她擡走……我臊你們的八百代……』

區中的正會長，是一個十分壯健而和藹的人。他有兩隻炯炯光光的眼，和一雙高高的顴骨。他說起話來，聲音響亮。一副非常親切的笑容，掛在他的那寬厚的嘴唇上。

『你到底怎樣呢？』他說。一面用手拍拍那憤慨得像瘋牛一般的陳德隆。現在，關於你老婆的事情，我們是不能管的，你要找回她，我就帶你到她們的會中去……』

『去媽的！』陳德隆叫道，『我是什麼都不怕的，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

『你不會贏的！』正會長又真心的勸道：『你的少理……』

『他們的理在哪裏呢？我不怕她們！』

『好，走吧！』

鎮上，陳德隆是常常到的。但今天，他似乎覺得生疏起來了。他看看那些街旁的房屋，他看着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羣，都似乎與平常不同了。都似乎已經搖擺起來了，都似乎在對他作一種難堪的，不可容忍的深深的嘲諷。

『嘿！你這烏龜！』

『嘿！你連老婆管不了的，假裝剛強的，愚笨的傢伙！』

陳德隆的心火一陣陣地冒上來，頭上直流着細細的汗珠子。他覺得他走的不是冬季的，冷冰冰的街道，而是六月的，佈滿了火一般的太陽光的荒原！他熱，熱……他是什麼事情都不曾落過人家的下風的。在村中，他是唯一有名的剛強的男子。而目前，他半世的威風，眼瞪瞪地就要喪在這一回事情的裏面了。他緊緊地捏着他那毛蟹爪般的拳頭，他的心中頻頻地衝擊着。

『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我不怕她們的！我尋着她，刺死她！尋着他，挖出他的那

雙漂亮的眼睛！我看她們將我怎麼辦？……」

正會長在一個廟門前頭停住着。他又露了一露他那非常親切的笑容。

『現在，你站在這裏！』他說，『我看她們裏面有沒有主持的人來？』

陳德隆牢牢地釘着廟門，釘着那掛着的長長的木板。那木板上面的字，他都能認識，他將牠念了無數遍。

一個老媽媽跑出來，將他帶到一個從前供菩薩的殿堂裏。

正會長和一個青年的，捲髮的，漂亮的女人坐在那里。另一羣也是短髮的，剪成各種各式的頭樣的婦人，在她們的兩邊圍觀着。

『你叫陳德隆嗎？』那漂亮的女人問。她的頭髮捲得像一叢小勾籐似的。

『是！』陳德隆應着。他的心火不能按耐地燃燒了好幾次。他瞪着那通紅的眼珠子，死死地釘着她們。

『告訴我，陳德隆！』那漂亮女人板起了她的粉紅的面孔，又問：『現在，你跑來

做什麼呢？」

『不做什麼，我要我的老婆的。』

『你要你的老婆？……你懂得我們這裏規章嗎？』

『不懂得！……她偷了人，丟了我的臉，我是要將她領回教訓的。』

『好！幸虧你還不懂得，你要懂得了時，你還會將她活埋掉呢！你把她打的頭浮眼腫了，你還來……』

『她是我的老婆啦！』陳德隆截斷了她的話頭叫着。

『別提她是你的老婆吧！』那女人氣沖沖地站起來了，『告訴你！你的老婆愛上了旁的人了，這是她自己說的。我們這裏的規章是這樣：女人愛誰就同誰住。並且還不能打她，罵她，折磨她！……前晚的事情，我們饒了你，是因為你不懂得。現在，你去吧！她已經不是你的老婆了。她是我們這里的人了。她在我們這里養傷，養好了我們自己教她回去。』

『真的嗎？』

『真的！』

『我要是將她殺了呢？』

『你敢？我們抓到了剝你的皮！』

『好！』

陳德隆一言不發，回轉身子就走。他的腳步沉重地踏着台塔，他的牙齒喳喳響着，他的眼睛裏放着那可怕的紅光！

在後面，婦人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了！正會長老遠老遠地追着他，叫他的名字：

『陳德隆——陳德隆——』

他不回頭，也不響。腳步更加使力的走着。過了街口，過了橋頭。他的耳朵什麼聲音都聽不見。

在堤前，他坐下了。

幹！
……

他定神地看着天，看着地，看看那土地廟旁邊的一截枯腐了的白楊樹的身

突然地，他走過去，使力的一拳——把白楊身幹打穿一個大洞！

六

老黃瓜很掃興。副會長走了，梅春姐走了，而陳燈籠又不肯將他當知心人看待。他去找陳燈籠幾次，陳燈籠都不在家。就連那野婆娘們的家中都不去了。

「媽的真倒運！」

今天，他聽說陳燈籠回來了，並且在找人賣牛，賣雞，賣家中的用品和農具；他特地跑來看他的。

陳燈籠滿臉笑容地在打衣包。他說：

「來，朋友！晚間到我家中來喝酒吧！我要出門啦……」

「出門？」

「噯。」

『還有誰來呢？』

『不，就是我們兩個人，喝杯米酒。』

『好的！好的！』老黃瓜走了幾步，心裏想道：『不錯，媽的！還是好朋友，還是知心的人！不請旁人，單請我……』

夜間：

陳燈籠把小桌子架在堂屋中間，點着小油燈，一缸酒，五大碗熱烘烘的雞肉。

老黃瓜奇怪起來：

『陳燈籠，你爲什麼弄這多的雞肉呢？』

『賣不脫，自己殺了牠來，我們喝酒吧！』陳燈籠酌給他一大杯酒。

『你到哪里去呢？』

『做生意去……不多談牠，喝酒吧！』

老黃瓜的心裏更加奇怪起來。他看看陳燈籠好像並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一

大碗大碗的冷茶。吃雞，好像連骨子都不願意吐般的橫吞着。他的光頭上的青筋凸着！他的眼睛裏放着血紅血紅的紅光……

「噯！這又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呢？噯……」老黃瓜一邊嚼着雞肉一邊想。

祇在一刻刻功夫中，一缸酒已經祇剩了一點兒邊邊了。

老黃瓜的視綫模糊糊糊起來。他是很不會喝酒的人，他給陳燈籠三杯五杯地，使灌得薰薰大醉了。

然而，一件心事，那就像一股不能抑制的蒸氣般的，跟着米酒的衝力而翻騰上來了。

「陳燈籠？」

「怎麼？」

「她……她們呢……」他更加模糊糊糊起來。小燈光變成無數團火花飛動着。

『誰呀？』

『梅——梅春姐……和黃——』

『管她呢，老黃瓜！』陳燈籠似乎在笑着：『男子漢，大丈夫，老婆祇能當洗腳水，潑了一盆又來一盆！隨她們吧，老黃瓜……』

『對的，對……的……』老黃瓜的身子漸漸地倒下來了。『陳——燈——籠！……你的蠻……蠻……對……』

陳德隆站起身來。

『怎麼？老黃瓜……』他走來將他的身子踢了一腳，就像踢着一團爛棉花般的，老黃瓜滾到門彎中去了。

陳德隆用了一種迅速的，矯猿般的動作，將桌子輕輕搬開，將那磨得發亮的梭標，從床頭取出。將梭標頭拔下，用紙張包好，插在胸襟內。又將梭標棍子當扁擔，挑起了衣包來，開開門，向荒原中走去……

銀霜散佈着夜的荒原。像那哭喪似的，哀叫的蟲聲，幾乎完全絕蹤了。月亮圓滑的從雲圍溜過，星星環繞在那泛濫的天河旁邊，頻頻地眯眼。

陳德隆踏着大步地向鎮上奔來。寒氣掀起了他的酒意使他更加倔強而兇猛了。一種重沉的殺機湧上他的心頭。他的牙齒切得喳喳地響了！好像那黃的星一般的眼睛，好像那老婆的變節的身子與剪髮的頭顱。就停在他的前面般的，放出來一團團烈火，將他的靈魂燃燒着！

完全沉歿在夜的風寒中的街鎮，展向他的面前了。他在那橋頭前停了一停，均勻了一回心頭的喘息，酒意朦朧地，就開始進到街中了。他找尋她們的方向。

一道矮矮的垣牆，把一個狹巷中的低低的平屋包圍了。陳德隆在那里停着。爲了避免偶然的夜路人的碰見，他躲在牆角轉中，取出梭標頭來插上，將衣包就塞在那轉彎里。然後便躍身翻過矮牆來，在月明的光輝下輕輕地向着那第三個窗門爬去……

『不會錯的！』他抑制着他的朦朧的酒意，堅持他自己。他用梭標頭將窗子撬開，向裏邊爬着……是他過於性急呢？還是黑暗中看不分明呢？當他使力的將梭標向白色的床前一刺，就祇聽得到：啞——啞——

『哎呀！』

一聲的粗暴的喊叫，將他的梭標頭，震落到窗門裏了！隨後，他便隻身如飛一般的跳出垣牆，偷偷地聽着！

顯然地，裏面嘈雜的人聲，完全不是他氣的提着衣包飛跑着他的酒意，完全清醒過來了。

『唉，媽的！我怎麼弄錯的呢？我費了三天功夫才打聽出他們來啦……唉！我到哪裏去呢？……她媽的，媽的……唉……』

第四章

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來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黃一道回的。當她在鎮上聽到那癩子陳德隆，因要殺他們卻錯殺了旁人而逃跑的時候，她就想要回來的。因為她的傷還不會全好，才遲了幾日。

她非常高興，她從鎮上的漂亮的女會長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她沒有再住從前的那所舊房子了。她是和黃同住在大廟旁邊的另一個新房子裏的。她不會再回來看過她的老家，她也不再懸念她家中的用品，雞，牛和農具……

她不再怕人們的謠言了，她也不再躲在家中不敢出來了。她似乎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整天都在村子裏奔波着；她學着，說着一些時髦的，開通的話語，她學着，講着一些新奇的，好聽的故事。

姑娘們，婦人們，都開始歡喜她，同她親近了。老頭子，老太婆們，都開始嫉妬她，卑鄙她，同她疏遠了。

當她一遇見了人時，她就說：她也要在村子裏組織一個什麼女人們的會了，那會完全是和男人們的會一樣的。因為女人在這個時候通統應當自立起來，和男人們共同作事的原故。女人是不能一世都依靠男人們的。而且，男人們也不能夠無理地欺侮女人，打女人和折磨女人——就像陳澄韻過去折磨她的那樣——因為女人和男人們一樣的都是人啦！……並且女人們從今以後，通統要「自由」起來：出嫁，改嫁都要由自己作主，男人是決不能在這方面來壓制和強迫女人們的……女人們還偷着，留着沒有剪掉頭髮的，限時通統要剪掉！……村子裏不准任何人再折磨「細媳婦」——而且尤其是不准「包細腳」和逼着死掉了丈夫的女人們做寡

婦……

這些話，梅春姐通統能說得非常的時候，漂亮和有力量。因此那班從前都贊譽過她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們，就格外地覺得希奇，嫉妬，卑視而且漸漸地痛恨起梅春姐來了。

這真是一件希奇的，鬼氣的事情啦……

老太婆們都氣着說：

『這樣的規矩呵——鬼哪鬼哪……貞節的婦人怕纏魂鬼哪……』

老頭子們都嘔着說：

『這樣的規矩啊——我早就說過的哪！女人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哪……』

可是，那些年輕的姑娘和婦人們卻恰恰相反，她們大半都像瘋了似的，全都相信了梅春姐的話，心裏樂起來了，活動起來了！祇等梅春姐一到村子裏的某一個人

家，她們就成羣結隊地將她包圍着。她們都願意加入和贊成梅春姐的這一個會，並且還希望梅春姐能把這一個會早些日子成立起來……

這真是一件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世界還到底要變成一個怎樣的東西呢……很多老頭子——像四公公他們——和老太婆——像黃瓜媽她們——都幾乎要氣得發叫起來了。

然而，梅春姐在村子裏一天比一天更高興地活動着。並且夜間當她疲倦地從外面奔回家來的時候，她的黃也同時回來了。她便像一頭溫柔的，春天的小鳥兒般的，沉醉在被黃煽起來的熾熱的情火裏；無憂愁，無恐懼地飲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他們能互相親愛，捉攜；互相規勉，嘉慰……

黃還時常教她讀一些書，寫一點字。叫她做一些新鮮的，有意思的玩意。她也更加地愛護他，甚至於連一根毫毛都怕他的傷壞。

白天，他們又各自分頭地，在村子裏做各人的事！

她常常地想：這才是真正的生活呢。

當她的女人會開過第一次籌備會的一天的早上，忽然地，她對黃說

『黃，我……』

『怎樣啦？』

『我想是……有……有了什麼……』她羞慚地將頭兒低下。

『嚶哈……不開通！不開通！』黃笑着說。並且急急地扶起她的頭來：『是陳燈

籠的嗎……』

『不，你的！』他把他的眼睛指着。『是你這雙鬼眼睛的！星眼睛的……』

黃捫着他的眼睛笑起來：

『隨他吧！我的好，他的也好，都是一樣的。祇要有人能生養就得啦！我們的大事

情還要緊得很哩！姐……』

梅春姐還是不依地，嬌羞地，狠狠地將他的眼睛釘着。

「唉，你的這雙鬼眼睛！真撩人啊……」

那個最歡喜搽臉紅的，平常總是同情而又嫉妬梅春姐的放蕩的婦人柳大娘，也開始變得和梅春姐一樣了。她也學着說起開通的，時髦的話來了，學着講起新奇的，好聽的故事來了。那是因為梅春姐所邀集的女人們自己的會，在三月八日那天正式成立時，柳大娘也當選了會中幹事的原故。

她奉了會長梅春姐的命令和指示，也開始日夜不停地在村子裏奔波起來了。她的話雖然說不到梅春姐那麼漂亮，有力；可是，如果按照梅春姐和一些其他的會中人的吩咐，一句一句地說出去，也是很能打動一些閨女和婦人們的心的。因此那班守舊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們見了她，就比見了梅春姐還痛恨得利害。

『呸！……那是怎樣的東西呢？……完全……下流貨呀！……鬼婆子，你還要學

她嗎……」

『現在，無論誰啦！——如果再叫那個臉上塗得像猴子屁股的騷貨進門，我一定要打斷她的腳……』

可是，柳大娘不比梅春姐，她卻絲毫沒有畏懼，仍然是高興地，大膽地搽着臉紅，在村子裏的許多人家穿進穿出。她要是遇見了那些特別頑固和守舊的老頭子，老太婆們，她就格外地覺得起勁了。因為她很能夠抓到和指出他們的醜惡和錯處來，給他們一個無情的回罵或威嚇的原故。

『你們還裝什麼假正經呢？公公，伯伯，叔叔，嬸嬸……你們的閨女和寡婦，不也是一樣的在家裏偷人嗎……你們為什麼不把她們明白地嫁掉呢……你們還偷着留着頭髮在頭上有什麼用處呢……你们都應該曉得——現時不像從前了呀……一切——女人和男人家都應當「平等」——「自由」……你們都以爲大家通統是雙子和瞎子嗎……你門一天到晚守在家裏逼寡婦！折磨「細媳婦」……強着給

小女兒「包細腳」……這都是罪過的和犯法的事情呀……你們通統都不懂得嗎……你們都想戴高帽子「遊鄉」●吃官司和坐班房●了嗎……哼……我並不是梅春姐會長啦！你們還有心暗中來笑我，罵我哩……

這真是太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但是誰還能大膽地當面回罵一句不贊成或反對的話呢？因為這世界完全變了樣子了呀！你假如要罵——那你就算作反動或不動的人了，並且立刻就有坐班房和「遊鄉」的危險的。因此，每當梅春姐，柳大娘，或者一些其她的女會中人來村子裏宣傳的時候，頑固的人家，就祇好一面將閨女和「細媳婦」們收藏起來，一面仍然狠狠地往肚子裏用小舌頭罵着，懷疑着：

●「遊鄉」即是用繩子綁着在鄉下遊行示衆

●「班房」即「牢監」

「媽的怎樣呢？世界到底要變成一個怎樣的東西呢？」

「女人真的能和男人家「平等」嗎……能當權嗎……不依規矩能和男人一起睡覺嗎……」

「寡婦能再嫁嗎……女兒能分家產嗎……」

「剪掉頭髮了，不「包細腳」，還像一個女人嗎……」

「嗯！他媽的……盤古開天以來，就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規矩……這都是她們那些下賤的東西自己造出來的啦……」

「臊她們的媽媽！一個老法寶——不讓她們進屋！」

「她們會自己塌下來的！放心吧……」

可是，無論他們這些頑固的人是怎樣在懷疑，暗罵和反對，女人們的會在村子裏底勢力，是一天一天地擴大起來了。她們不但沒有「自己塌下來」而且反將那些被收藏的閨女和「細媳婦」們，通通弄出來加入了她們的會。

這真是太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老頭子和老太婆們的心血都差不多要氣出來，嘔出來了！——他們或她們還能對這樣的事情生什麼辦法呢？假如真的是鬼入到女人們的心裏了，誰還敢去阻攔她們呢？……當柳大娘和其他的女會中人，一次比一次得意地在村子裏搖來擺去的時候，他們簡直連膽都要氣破了啊！

『媽的……通統揍死她們吧！——祇要她們自己塌下來……』

可是，什麼時候才能「塌下來」呢？——他們卻不知道。

因為會中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夠解決，梅春姐往往在太陽還沒有壓山以前，就站在那大廟旁邊的新屋子門口，等候着她的黃回家來吃晚飯。

她近來是現得更加清瘦了，女會中的繁瑣的事務，就像一副不能卸脫的沉重的擔子似的，壓着她那細弱的腰肢，使她絲毫都不能偷空一下。她的那扁桃形的，含情的眼眶上，已經印上着一層黑黑的圈子了。她的姿態好像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她的肚皮微微地高出着，並且有一種不知名的，難當的氣息，時時刻刻在襲擊和翻動着她那不能安靜的內心。

黃也和她一樣，爲了繁重事務，幾乎將身子都弄壞了。他的臉瘦了，皮膚晒黃了，眼睛便更加現得像一對大的，荒涼的星一般地，發着稀微而且困倦的光亮。他也完

全沒有兩三個月前那樣漂亮了。因為他不但白天要和紅鼻子老會長解決一切會中的事務，而且夜間還要為梅春姐做義務教師和指導者。

今天，梅春姐也和往常一樣，老早就站在那裏等着她的黃回來。

太陽剛剛一落下去，她就在那晚霞的輝映裏，遙遠的看到了黃的那拖長着的瘦弱的影子，並且急忙地迎上去。

『怎樣呢？黃啦……今天……』她溫和地問道。

『今天好！』黃笑着說。『不但又有很多人來加入了會，而且還有人爭執到「土地」的問題上來了……但是，姐啦！今天你們的呢……』

『我們也好……黃！』她說。『不過，關於解放「細媳婦」和再嫁寡婦們的事，今天又鬧過一些亂子……因為一班老年人都……』

黃卻沒有等着細聽她的報告，就一同挽着手走進屋子裏了。他們在一盞細細的燈光前吃過晚飯，因為事情上急，便又匆忙地討論起問題來。

梅春姐小心地，就像小學生背課文那樣的，將口中怎麼發生亂子的經過，通統背誦出來了——是誰不願將「細媳婦」交出來，是誰曾阻當寡婦們入會，是誰來會中哭訴着，糾纏着，又是誰要來會中講交情，求面子……這些問題她通統不能解決。她用了一種孩子們般的無辦法和渴望着救助似的神氣，凝注着黃的面貌，希望他能迅速地給答覆下來。

黃笑着，並且勉慰地問她：

「姐啦！你的意思呢？」

「我以爲……現在……黃啦！」她說：「我們也應給老年人一些情面，這些老人家過去對我都蠻好的……因爲，我們不要來得太急……譬如人家帶了七八年的「細媳婦」，一下子就將她們的奪去，也實在太傷心了……我說……寡婦也是一樣啦！說不定是她們自己真心不願嫁呢……」

黃不讓她再說下去，便捫着他的眼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了。

『怎樣呢？黃啦！你爲什麼笑呢？』她自覺地羞慚地說。

『你爲什麼還是這樣一副軟弱的心腸呢？我的心愛的姐……你以爲一切的事情通統這樣的簡單嗎？』

『那麼，你以爲怎樣呢？黃啦！』她追問道。

『我以爲你還來得太慢了呀！姐……你們女人會的事情樣樣都落在人家的後面呢……你以爲做這樣的事情還能講情面嗎？還嫌做得太急嗎……這是替大家謀幸福的事情呀！我的心愛的姐……譬如我們過去如果不強着替她們剪頭髮，她們會自己剪嗎……不強着替她們放腳，她們會不「包細腳」嗎……不強着壓制一班男人家，他們會不打老婆，不罵老婆和不折磨「細媳婦」嗎……我的姐一切的事情通統都是這樣的呀……又譬如你——姐！如果你不急急地反抗和脫離陳燈籠，我們又怎能有今日呢……』

『假如他們那些人要再來求情和爭鬧呢！』梅春姐仍然虛心地猶豫着！

「那還有什麼爲難的呢！我的心愛的姐！——不睬她們或趕出他們，就得啦！」

黃停頓了一下，用了一種溫和的，試探的視線，在追求和催逼着她的回話，並且捉着她的每一個細密的表情和舉動。

外面的田野中的春蛙，已經普遍地，嚶嚶地囁叫起來了。這不是那淒涼的秋蟲的悲咽聲，這是一種快樂的，歡狂的歌唱。一陣夜的靜穆和春天的野花底香氣，漸漸地侵襲到這住屋的週圍來了。

梅春姐偏着頭，微微地凝着她那扁桃形的眼睛，想了半天。突然地，她像得了什麼人的暗示，而覺悟過來了似的，一下子倒到黃的懷抱裏，嬌羞地，認錯似的，說道：

「對，黃！你的對！——我太不行了！是嗎……從明天起，我要下決心地依照你的說法去做——將那些事情通統解決下來，並且報到區會中去……不要再給她們留情面了，是嗎……我得將「細媳婦」和寡婦通統叫到我們的會中來，聽她們們

自家的情願……是嗎？黃啦……」

黃將頭低下來，輕輕地吻着她的濕潤的嘴唇，開心地叫道：

「是啦！我的心愛的姐，你怎麼這些時才想清的呢……」

外面的春蛙，似乎也都聽到了他們這和諧的，親愛的說話一樣，便更加鼓叫得有勁起來了……

四

到不祇是因爲女人的會底原故，村子裏又起了謠言了。而且誰都不知道這謠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最初不過是三個，五個人祕密地閒談，議論着。到後來，便像攪渾了的水浪似的，波及到全村子以及村子以外的任何個角落去了。

謠言的最主要的一些，當然還是離不了女人會的行動，尤其是梅春姐的和柳大娘的。一派人說：過了六月，便要實行「公妻」了。另一派人又說：不是的，要過七月，因爲六月裏女人得先舉行一個「裸體遊鄉大會」，好讓男人家去自由選擇。一派人說：老頭子們都危險，祇要上了四十歲的年紀，通統要在六月一日以前殺掉，免得消耗口糧。又有一派人說：孩子們也是一樣，不能夠走路的也通統要殺掉，而且還有人從城裏和鎮上親眼看到過鐵店裏在日夜不停地打刀，鑄劍，準備殺人。這就使很

多够資格的人都感得惶惶不安起來了。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全村子裏似乎祇有老黃瓜一個人知道得非常詳細——那特別是關於「公妻」和「裸體遊鄉」的事情。他就像一個通村的保甲似的，逢人遍告着。

「一定的呀！」他說：「我們大家都不要愁沒老婆了……哈哈媽的！真好看啦！……七月一定「公妻」……祇要你們高興，到女人會中自由去選擇好了。她們在七月以前通統要「裸體遊鄉」一次的——那時候，你就可以揀你自己所喜愛的那個，帶到家裏來……唔：是的呀！……「裸體遊鄉」……哈哈……你們通統不知道嗎？……那才有味啦！……告訴你……那就是——哈哈……就是——就是——女會中的梅春姐，柳大娘和那些寡婦「細媳婦」她們……通統脫掉衣裳……脫掉褲子……在我們的村子裏遊來遊去……唔……哈哈……你真不信嗎……我要騙了你我是你的灰孫子啦……屁股，奶奶，肚子，大腿和那個——通統都露在外面哩……唔！看啦哈哈……哎喲！哎喲！——我的天哪！——我的媽哪！——哈哈……」

老黃瓜說得高興的時候，就像已經從女會中揀得了一個漂亮的老婆似的手舞腳蹈起來了。他的小眼睛眯得祇剩了一條細線，草香荷包震得一擺一擺。如果那時有人從旁邊慫恿他幾句，他是很可以脫掉褲子，親自表演一下的。

梅春姐聽到這一類的謠言，正是在一個事務紛忙的早上，她已經將很多繁重的離婚結婚，「細媳婦」和寡婦的事情通統弄好了，準備到鎮上的區會中去作報告，——柳大娘匆匆地走進來了。她用了一種吃驚的，生氣般的神情，對梅春姐大聲地叫嚷道：

「真的……氣死人啦……梅春姐你還不知道嗎？——老黃瓜在村子裏將我們造謠造得一塌糊塗了！他說，他說……我們通統通統……」

「啊！怎樣呢……他說——」梅春姐儘量裝得非常鎮靜地，截着問。

「什麼「公妻」啦……「裸體遊鄉」啦……他就像已經親眼看見過的一樣……那龜孫子……」

梅春姐一向柳大娘問明白之後，便鄭重地將到鎮上去的事情暫時擱下，帶着這些謠言親自去找其他的會中人去了。

可是，誰都不知道這謠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當他們決定要將老黃瓜抓來問一問的時候，老黃瓜卻早已聞風逃避得不知去向。

夜晚，黃從鎮上回來。梅春姐氣得像一頭受了委屈的小羊般的，倒在他的懷抱裏，一五一十地告訴他村子裏怎樣發生謠言的經過，並且還沮喪地，發傷地太息道：

「黃，爲什麼世界上偏偏有這樣一些不開通的人呢？他們爲什麼祇專門造謠，誣害呢？……先我們還不認識的時候——謠言認識過後——又是謠言。後來，我們

正式回到村子裏來作事情了，我想謠言這該不會再落到我們頭上吧？……然而現

在——卻連我們自家的會，都要遭他們的謠言了！……黃，他們爲什麼偏偏這樣混

賬呢？……關於這些謠言，他們都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呢？……黃！你告訴我呀！黃

啦！……

黃輕輕地撫弄着她的短髮，並沒有即刻就答覆她這問題。他的眉頭深深地鎖着，他的那星星般的撩人的眼睛，在燈光下微微地帶着一些不穩定的光彩；他那清瘦的面容，似乎正在深思，疑慮着一樁什麼未來的大禍事一樣。

梅春姐深深地詫異起來了。

「黃啦！你爲什麼又不回我的話呢？」

黃皺皺眉頭，笑了一下。他說：

「沒有什麼，姐……不過，這些謠言都不是我們村子裏自己造出來的！這是一條——毒計！」

「毒計？」梅春姐吃驚地坐起來了。

「是的。不是謠言，姐！而且聽說省城裏還有了大的變動哩……昨天鎖上開了一通宵的會，就專爲這事情的。」

「啊——那怎麼辦呢？……假如省裏一變動，我們現在的事情，不通統都要

停下來嗎？」

「那當然不能停的！」黃站起來兜着圈子，斷然地說。「莫要說這還祇是些謠言消息，姐，即使是真的有什麼大禍發生了，我們還能拋掉這裏的事情逃脫嗎……姐，我們目前已經沒有其他的路了呀！不是死——那就祇有努力地朝前幹下去呢！……」

梅春姐輕輕地戰慄了一下！然而，卻給一種數年磨折出來的苦難的意志，將她匡住了。

「那麼，假如真的要變動起來，我們後天的排新戲還排不排呢？」

「當然排嘍——」

黃這樣一說，梅春姐便覺得一切的事，都從新得了保護似的，勇氣和意志都堅強不少了。

是因爲肚子漸漸地大起來了的病態底變化呢？還是由於局勢的不安而感到憂愁，疑懼呢？……在大家不顧一切而進行排戲的那晚上，梅春姐總覺得有些像亡魂失魄那樣的，連行，坐，說話，都現得難安，恍惚起來了。

這時候，外面的謠言就像一片大大的烏雲，濃霧似的，將天空和日月都幾乎遮蔽着。這不是從前的，那種關於梅春姐一個人的謠言了，這是關於整個的大局的啦！有人說：不但是省城裏有了變動，而且縣城裏也開來了新的反對的兵了，鎮上也現出惶惶不安的景象來了。有錢的，先前被趕出村子的人現在通統要溜回來了。他們全準備着，要和村子裏各會中的人算賬。並且要拿各種各樣的，可怕底手段，來報復各會中的人。關於女人們，他們尤其說得毒惡：入過會的，抓來——殺！不會入會而剪

掉了頭髮的，現在通統要送到五台山或南嶽山去給和尚……

然而，他們卻還像並不知道的那樣，仍然在關帝爺廟中排他們的戲。那戲是黃親自編作出來的。爲的是要表演一個很有田地的人，剝削長工和欺壓窮困女人的罪惡。因爲主角配角的人都要得非常多而且複雜的原故，除紅鼻子老會長，梅春姐，柳大娘，木頭壳和黃自己之外，還派人到村中去強邀了麻子孀以及很多個年輕的媳婦和小伙計們來，準備大規模地練習一次。

黃自己扮那個有錢的，作惡的角色，戴着一撮小鬍子和兩片墨晶眼鏡，穿一件太不相稱的大袖子的袍子。紅鼻子老會長仍然扮他那最熟習的長工的角色。梅春姐扮有錢人的大太太，柳大娘扮姨太太，木頭壳扮聽差的小孩子。此外，麻子孀以下，便通統扮窮困婦人和那受剝削受得太多，而商量共同起來反抗的種田漢。

外面的天色已經變得烏黑無光了。一陣初夏的清涼而陰鬱的空氣，掠入廟堂來，撲到高高的戲臺上，將一排巨大的燈光都幾乎扇滅了。這時候，在野外，很少能再

聽到快樂的，高叫的蛙聲，而代替了一種新蟲的悲哀的低訴。夜的一切，似乎都沉入到了一種深沉的，恐怖的，不能解脫的陷坑裏，而靜待着某一椿預料了的禍事的到來那樣。

角色通統分配，化裝之後，便開始了第一幕的台詞底口授，因為幾乎是全部的演員都不識字而無法讀劇本底原故。可是，黃還沒有說完他那第一幕的第一句，從外面——從那黑暗的，不知方向的一角，——突然地發出着一個裂帛似的槍聲來了！

大家一怔！接着——又是第二聲，第三聲……

與其說這是一個突然的變動，到不如說，就是那一件約定的禍事底到來。當時每個人都迸出了一種驚悸的，倉皇的和絕望的臉色，並且開始大亂和大鬧起來了！……女人們哭着！——孩子們哭着……年輕力壯的人們都急忙地衝出到廟門的外面，開始向黑暗中飛逃了……

這真一件驚人的，可怕的事情啊！……

黃急忙地用了一種迅速的，貓兒撲鼠般的手法，將那排巨大的燈光通統撲滅了。梅春姐驚心地，惶悚地，緊緊地靠着他的身子，並且不能抑制地，悲傷地戰慄着！

紅鼻子老會長和柳大娘都摸着，跌着，從黑暗中逃跑了。木頭壳背着她的媽媽麻子婦，由竹籬笆的狗洞中鑽出去……

黃急忙地，下死力地將梅春姐拖着，拉着，從一道窄門中溜了出來——這時候，大廟裏已經沒有一個人留着了。他喘息地一邊抹掉了他的那撮假的小鬍子和墨晶眼鏡，一邊將那件大袖子的不相稱的袍子，脫下來撕得粉碎了……

「我的天哪！天哪！……我們到哪裏去呢？」梅春姐嘶聲地，戰慄地摸着她的大肚子嗚咽着！

「不要響！……姐！……輕聲些！……」黃盡量地抑制了她的悲訴。

他們背着槍聲的方向，輕輕地，匍匐地，爬過了一條田塍，爬過了一個高高的坵

塚，一條茅叢的小路和一段短橋……

當他們快要爬到那湖濱的時候……突然地，給一個東西一絆——梅春姐和黃便連身子都給絆倒下來了！

三四隻粗大的黑手，連忙捉着，抓住着他們的胸襟——當他們明白了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情之後，便一齊震得，疼痛得昏迷過去了……

夜的黑暗的天空中，正開始飄飛着一陣細細的雨滴……

第五章

『巴巴頭，萬萬歲；

狐雞頭，用槍斃！』

六月的太陽火一般的燃燒着。三個老頭子：四公公，李六伯伯，關鬚子，坐在湖濱的一棵老楓樹底下吃煙，乘涼；並且談論着這半年來的一切新奇，動亂的時事。

四公公，那個白鬚髭的最老的老頭子，滿面憂煩，焦慮地，向那健壯的關鬚子麻煩煩地問着，關鬚子就告訴他那麼一個歌兒。

『你上街回啦！總還有傍的消息吧？』

『沒有。』關鬚子又說，一面用手摸着他的鬚髭。『不過，那姓黃的和陳燈籠的

嫂子，聽說會在近天中……」

『近天中？……唉！可憐的小伙子！天收人啊！那個女人還懷了小孩子哩！……』

四公公的頭顱低低地垂着，就像一只被打傷了的鵝般的，他的聲音酸哽起來了。
『總之，我們早就說了的女人沒有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哪！……』

李六伯伯揉揉他的爛眼處，一副塗滿了灰塵的瘦弱的面龐上，被汗珠子劃成了好幾道細細的溝紋。他想開口說一句什麼，但又被四公公的怨聲攔阻着。

四公公是更加憂愁了，他不單是痛惜黃和梅春姐，他對於這樣的世界，實在是
非常耽心的。七十多年來的變化，他已經瞧的不少了：前清時州官府尹的威勢，反正是
時的大炮與洋槍，南兵和北兵打，北兵和南兵拚，他都會見過。可是經過像目前這般
新奇的變化，他卻還是有生以來的頭一遭。

一陣沸熱的南風，將地上的灰塵高揚了。大家將頭背向湖中，一片荒洲的青翠
的蘆葦，如波濤般地搖擺着。

四公公到底沉不住心中的悲哀了，他回頭來望着那油綠的田園，幾乎哭着說：『你看啦！黃巢造反殺人八百萬，都沒聽說有這般冷靜！一個年輕些的人都瞧不見他們了！……』

『將來還有冷靜的時候呢。』關鬍子又老是那麼誇大的，像蠻懂得般的神氣，摸着他的鬍鬚：『將來會有有飯無人吃，有衣無人穿的日子來的啊！……』

李六伯伯將他的爛眼睛睜開了：

『我曉得要等真命天子出來了，世界才得清平。』民國祇有十八年零六個月，後年下半年就會太平的，就有真命天子來的……』

『妖孽還多哩！』關鬍子說。

『是呀，今年就是掃清妖孽的年辰呀！……』李六伯伯的心中更像有把握般的：『明年就好了。後年，就更加清平！……』

『後年唉！……』四公公嘆着，『我的骨頭一定要變成鼓槌子了。想不到活七

十多年還要遭一回這樣的殃啊……唉……

世路艱難了——又有誰能走過呢？

人心不古了——又有誰能挽回呢。

像梅春姐和黃他們那樣的人，也許原有些是自己招惹來的吧，但其他的呢？

——老頭子們和年輕的人們呢……

一隻白色的狗，拖着長長的舌頭，喘着息從老遠奔來，在李六伯伯的跟前停住着。牠的舌頭還沒有舐到李六伯伯的爛眼睛上，就被他兜頭一拳——擊得「汪」的一聲飛逃了。

一切的事都像夢一般的。

在一個陰暗的潮腐的小黑屋子裏，梅春姐摸着她的那大大的肚皮獨自個兒斜斜地躺了一個多月。一股極難堪的霉腐的臭氣，時時刻刻襲擊着她那昏痛的頭顱。一種孕婦的惡心的嘔吐，與胎兒的衝擊，使她的全身都不能夠支持地，連呼吸都現得艱難起來了。

室外是一條狹窄的走廊，高高的圍牆遮蔽了天空和日月——烏黑地，陰森森地，像永遠埋在坟墓中般的。祇有一陣「衝衝」的腳步聲和刺刀鞘的「劈拍」聲來回地響着。一個胖得像母猪般的翻天鼻子的兇殘的看守婦，一日三通的來監視着梅春姐的飲食與起居。在走廊的兩旁的前方，是十餘間豬欄般的男囚室。

與其說是懼怕着自家在這次大變動中的惡運，倒不如說是掛慮黃與那胎兒的生命的爲真。梅春姐鎮日的沉陷到一種深重的恐怖中了。大半年來的寶貴的，新鮮的生活底痕跡，就像那忍痛拔除的牙齒還留下着一個不可磨滅的牙根般的，深深地留在梅春姐的心裏了。是一幅很分明的着色的傷心的圖畫呢！她是怎樣的，在那一夜被捉到這陰森的屋子裏來的，她又是怎樣的在走廊前和黃分別，黃的枯焦的顏色和堅強的慰語，其他的同來人的遭遇……

這般的，尤其是一到了清晨——當號聲高鳴的時候，當兵丁們往來奔馳的時候，當那母豬的看守婦拿皮鞭子來抽她的時候，這傷心的圖畫，就會更加明顯地開展在梅春姐的面前；連頭連尾，半點都不會遺忘掉。她的全身癱瘓着，因此而更加證實了她的惡運，是怎樣不能避免的就要臨頭了。她暗中不能支持她自家地，微微地抖戰着，嗚咽着……

「唉……也許，清晨吧……夜間吧……唉！我的天哪……」

然而，歸根結蒂，自家的惡運，到底還不是使梅春姐驚悸的主要原因。她的這大半年來不能遺忘的新的生活，她的那開始感到有了生命的，還不知道性別的可愛的胎兒，她的黃，他的星一般撩人的眼睛……

『唉！……我的天哪……』

翻天鼻子的看守婦走來了，她用一根粗長的木棍，將梅春姐從夢幻中挑醒來。梅春姐就抱着她的大大的肚皮，蹣跚地移到窗門上。一種極難看的兇殘的臉相，一種汗臭和一種霉酸的氣味，深沉地脅迫與刺痛着梅春姐的身心！

在往常，在這一個多月中，在無論怎樣的恐怖與沉痛的心情之下，當看守婦走來在她的身上發洩了那兇殘的，無名的責罵之後，梅春姐總還要小心陪笑的，鼓着膽子問過一回關於男囚室的消息與黃的安全。雖然她明知看守婦不會告訴她，或者是欺蒙了她，但她仍然不能不問。並且她在問前，還常常一定要戰慄了好幾回，一定等到了那也許是假的，也許是欺蒙她的安全的回答之後，她才敢自欺自慰地

安睡着。

這樣的，已經一個多月下來了……

但，今天，還是怎麼的呢？還是看守婦的臉色過於兇殘呢？還是自家的心中過於驚悸呢？……當看守婦和她糾纏了許多時辰，又發洩了許多無名的氣憤而離開她的時候，梅春姐是始終不會，也不敢開口問過黃來。一直等到看守婦快要走過走廊的時候，她才突然地，像一把刀子刺在喉嚨中，必須拔出來般的，嘶叫着：

「媽媽……來呀……」

看守婦滿是氣憤地掉過那笨重的身軀，大踏步地回到窗前來。她雙手插在腰間，牙齒咬着那臃腫的嘴唇，向梅春姐釘着：

「什麼……？」

鼓着膽子，戰慄地，嚙嚙地問道：

「那，黃……黃……？」

『還有黑呢！你媽的……』看守婦冷冰冰地用鼻子哼着，睡了一口走開了！梅春姐在窗前又站了許多時辰，她的眼睛頻頻地發着黑。一種燃燒般的，焦心的懸念，一種恐怖與絕望的悲哀！

『天哪！怎麼的呢……還有沒有人呢……』

一陣「衝衝」的腳步聲和「劈拍」的刺刀鞘聲音響近來了。一個兵，一個髒污的，汗淋淋的荷槍的漢子，向她貪婪地凝望着。

梅春姐又鼓起她的膽子來，又戰慄地，嚙嚙地向這髒污的兵問道：

『老總……』

他走過來，他的眼睛牢牢射着梅春姐的臉。

『請問你……那邊……男囚室……一個黃，黃……』

髒污的兵用袖子將臉膛的汗珠抹去，他更進一步的靠到她的窗前。

『你是他的什麼人啦……』

梅春姐有點兒口吃起來了：

「是……同來的……」

「他嗎……」那髒污的兵說，「他，他們……」

梅春姐戰慄了一下！她目不轉睛地釘着那髒污的兵的嘴唇，她驚心地等待着他的這句話的收尾。一種懸念的火燄，焦灼地燃燒起來！她想：他該會說：「他們好好地躺在那里吧……」但他卻正正他的帽子的邊沿，說道：

「他們在今天早晨——」

「早晨——」

突然地，一道流電，一聲巨雷！一個心的爆裂——像山一般的一塊黑色的石頭，沉重的壓到梅春姐的頭上！她的身子漂浮地搖擺着！像從天空中墜落到了一個深淵似的，她的頭顱撞在窗前的鐵柵上了。她就像跌筋斗似的橫身倒了下來……

胎兒迅速而頻繁地衝動着！腹部的割裂般的疼痛，使她不能夠矜耐的全房翻

滾了！

沒有思想！沒有靈魂！……整個的世界完全毀滅在淚珠和汗水，呻吟與慘泣之中！……

看守婦怒氣沖天地開開門來，當她瞧到那穢水來臨的分娩的徵候的時候，她就大聲的詆罵着：

「你媽的！你媽的！……生養了，你還不當心啦！……」

梅春姐死死地挨着牆邊，牙齒咬着那污泥的地板，嘴唇流血！胎兒的衝擊，就像要挖出他的心肝來般的，把她痛的，滾的，漸漸地失掉了知覺，完全沉入昏昏昏迷中了。

看守婦彎腰等待着拾取了一個血糊的細小的嬰兒；一面大聲的嚷着，罵着，呼叫着那個髒污的，荷槍的漢子：

「她媽的！……跌下來的！……還不足月呢！……還是一個男孩子啦！……請把

你的刺刀借我，斷臍帶……」

在外面過了大半年漂流生活的陳德隆，突然地回到村子裏來了。他是打聽了四圍都有了變動才敢回的。

在他的自己的屋子門前，呈現出一種異常的荒涼與冷落，完全變了樣子了。他站在那裏很久很久而不敢進門，就像一個囚徒被釋放回來般的，他完全爲一種牛性的，無家的，孤獨的悲哀馳遣着！

村子裏瞧不見一個行人了。一塊陰沉的悶熱的天，一陣火一般的南風的吹蕩。幾頭野狗，在自家的荒蕪的田地裏奔馳，嘶吠……

究竟還是老朋友老黃瓜，是他的小眼睛的銳利呢？還是聽到旁人說的陳燈籠回家了？他第一個不顧性命的奔來歡迎了陳燈籠。他也是因那次造了謠言，被趕

掉之後，最近才回村子裏來的。他的身上還是一樣髒的，一樣的佩一個草香荷包，一樣的用破衫的袖子揩額角間的汗球和眼糞……

陳德隆迎上這一個大半年來不曾見面的好朋友。

「回來啦！陳燈籠……」他說，滿臉歡欣地：「一定發了大財了……」

陳燈籠笑了一笑，他那被外面的風霜所磨折的憔悴的面容上，起了好幾道糊滿了灰塵的皺紋。他像一個真正的朋友般的，拍着老黃瓜的肩頭，遲遲地說：

「回來了……」一股非常難堪的熱臭——汗水和灰塵臭——互相地衝襲起來：「他們呢……村中的人呢……」

老黃瓜癡呆了一會，拖着陳燈籠走進那荒涼的屋子裏，在一條滿是灰塵的門眼前坐着。他一邊用袖子揩去了汗珠子，說：

「他們嗎……唉！會中的人，失的失了，走的走了……那個黃已經早在街上幹掉了……你的嫂子跟着也……不聽說她還在的，還生了一個男孩呢……啊啊！我

應該恭禧你做了爸爸啦……」

陳燈籠冷冷地笑着。他從破衣包裏摸出了一枝賤價的紙煙來，擦根火柴吸了。他從容地踏死了一個飛來的蚱蜢；並且解開着小衫的胸襟，風涼風涼地聽着老黃瓜的訴說。

遙遠地，三個老頭子，像兩枝枯萎的桑樹護着一條堅強的榆樹一樣，關鬍子在中間，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像挾着他似的向陳德隆的家中走來了。

四公公到底不行了，用了拐杖。他輕輕地敲打着陳德隆的台階。

「回來了德隆……半年多些在哪裏啦……」

陳德隆招呼着這三位老人在門限前坐着，簡短地告訴了一點大半年來不甚得意的行蹤之後；話頭，便立即轉到梅春姐和黃的身上來了。

交談過一會，四公公又慢慢地將他的拐杖合拍的敲打起來了。他帶着教訓似的聲音，一字一板地說：

「……總之這事情，這是德隆你自家的不好。當初她是怎樣地對待你來……她是全村中都曉得的，有名的好女子。而你德隆！你將她折磨你……現在，我們就拋開那些不談。總之，梅春的變掛和受苦完全是你德隆逼出來的對嗎……你不那樣逼她，她不能有今日嗎……是的，你一定要怪我做公公的太說直話，但李家六伯伯和關公公在呢。他們不姓陳，他們該不會說假話的吧……唉！唉……現在，她還關在街上的，她還替你生了個男孩子——這孩子是你的啦，德隆……她和姓黃的一共只有八個月，這孩子當然是你的……唔！就算那不是你的吧。有道是「人死不記仇」啦，「一日夫妻百日恩……」德隆，這時你不去救救她，你還能算一個人嗎……當然嘍，我們並不說梅春姐沒有錯，但是，最初錯的還是你呀！德隆……公公活了七十多年了，是的好本事，好腳色的人看的不少，就從沒有看見一個見死不救的，那樣狠心的好腳色呢……」

陳德隆的頭低低地垂着。他在這三個老頭子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牛性的，兇

猛的性格完全萎靡了。也許是受了半年多來外間的，風霜的折磨吧，也許是受了過度的，孤單的悲哀和刺激吧，他的心思終於和緩了下來。當他聽完了四公公很費力的長長的教訓的時候，當他看到了大家——連老黃瓜——都沉入在一種重層的靜默的悲哀之中的時候，他才覺得他對於梅春姐是還懷着一種不可分離的，充滿了嫌忌的愛，愛着她的。雖然他過去對她非常錯過，而她又用一種錯過來報復了他……總之，這一切的，他們中間的不幸的事故。何況黃已經死了，而她又替他——也許是黃吧！但他暫時無暇去推求這些——生了孩子了，又正正地在等待人家的援救……

他沉默着！深深地沉默着！他儘量在他自家的內心裏去搜求他那時對於梅春姐的過去錯過的後果和前因……

四公公又敲起他的拐杖來了。李六伯伯在他的爛眼睛上揮掉了那討厭的蒼蠅。關鬍子老像蠻懂得般的，摸着他的鬍子。老黃瓜滿是同情地悲嘆着。

「怎麼啦……還不會想清嗎？」四公公的拐杖幾乎敲到了陳德隆的光頭上來的問他。

「我想，四公公……救他，我能有什麼法子呢……」陳德隆完全像小孩子似的。

「我們就是爲這個而來的喇！」鬍子說，抹去了鬍子上掛着的一個汗珠。沒有辦法我們還來找你嗎……我們商量好了，祇怕你不回來……現在，鎮上新來的老爺聽說很好，他手下有一個專門辦這些事情的人……總之，我們商量好了，你不回來我們也要辦的……我們邀了全村的老年人具一個保結，想把你的田作主押一點兒錢，用你的丈夫的名字，去和老爺的手下人辦交涉。就求他到街上去……總之，這事情是很可以辦得成功的。旁的村中也有人辦過來了……」

陳德隆在心中重新估計了很久很久，重新又把自家和梅春姐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深思了一會：一種陰鬱，一種嫌忌的愛與酸性的悲哀……在三個老頭子

和老黃瓜的不住的圍攻之下，在自己的不能解除的矛盾之中，他終於淒然地嘆道：「一切都照你們三位老人家的好了，祇有能救她的性命。錢，田，我都是不在乎的！……就算我半年來做了一場丟人的惡夢吧……」

三個老頭子都讚揚了他幾句，走了——兩枝枯萎了的桑樹和一條堅強的榆樹。隨後，老黃瓜也走了。不過，老黃瓜他是祇走了十幾步遠就停住的。他的腦筋裏還正想念着一樁其他的心事呢：

「他媽的！真好把梅春姐保出來時，也許……哼！他媽的，老子還有點兒希望呢！」

四

天氣更加炎熱得熾騰起來。還保持了性命被由街上解到鎖上來的梅春姐，整天的淹沒在眼淚與沉重的怨苦之中。先天不足的弱小的嬰兒，就像一隻紅皮小老鼠般的，在她的胸前蠕動着。她討來了一塊破布衫將他兜包了。用了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母親的天性的愛撫，一種直有等於無的淡微的乳汁將他營養着。爲了割肉般的疼痛着黃的死亡，而流枯了眼淚的，深陷着的扁桃眼珠子，就像一對荒涼的枯井般的微睜着。在她的金黃的臉上，泛起了一小塊產後失調的，貧血的，病態底紅潮。

鎖上似乎比較街上寬待了她些，把她押在一個有牀鋪也有方桌子的房間裏。一種破滅的悲哀和恐怖，仍舊牢而有力的縛住了她的那戰慄的靈魂。代替了黃而使她不能不惶懼與痛惜着自家的身軀的，完全是嬰兒的生命。她不能拋掉這剛剛

出世的苦命的小東西——她的心頭肉——而不管；假如她的那不能避免的惡運真真來臨了的時候，她是打算了和這嬰兒一道去死亡的。又死他！或者將他偷偷地勒斃……她很願意這弱小的靈魂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去領受那些兇惡的人們的踐踏。雖然她知道這許是一樁深重的罪孽，一種傷心的，殘酷的想頭……

一連三天，她都沉陷在這種破滅的悲哀的想頭裏。因為，他們那些人也許要將她拉到她自己的村子裏去做她的——她想。經常來監視她，送她的食物的，卻完全換一些粗人男子。在第四天的一個清晨，突然跑進了一個中年的，穿長衫的人，將她從房子裏叫出去。

梅春姐戰慄地擁抱着她的嬰兒，在經過一種過度的恐怖的烈火燃燒之後，她突然地，像萬念俱消般的反而剛強起來。蹣跚地向中廳跟去！

一個留仁丹鬚髭的人等在那裏。旁邊還侍立着兩個跟隨，替他扇風。他嘻笑着，撚着他的鬚髭，說：

『今天……你可不要怕……』

梅春姐戰慄了一下！她用了一種由絕望的悲哀而燃燒出來的怒火，釘着那枝鬚髭。

『你的家中來人來保你了……現在，你就可以跟他們出去……』

『出去……』這又是一會怎樣的事情呢？梅春姐像夢一般地朦朧起來。她仍然癡呆着……突然地，那個人卻又改變了他的笑容，作古正經地，大聲地，教訓她般地，怒道：

『去罷——以後當心些……別再偷壞的人做野老公了。這回要不是你們全村的老年人都具結……』之後，他又是嘻嘻地笑將起來。

梅春姐完全變成糊裏糊塗的了。她被那個中年的，穿長衫的人送到了頭門。

『家中來人……這又是誰呢？誰呢……』

陳德隆的光頭和一雙螃蟹眼睛，突然地湧到門口來了！——他正正地攔在梅

春姐的前頭。

『啊！——』梅春姐突然地叫着！像比那惡運臨頭還要驚懼地，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震懾了她的殘破的靈魂，她的手中的嬰兒幾乎要震掉下來了。

沒有等她來得及明白這變化的原因的一刹那，就由兩個人將她扶上一頂小轎，昏昏沉沉地擡着走了。好遠好遠她才回復她那仍然像夢一般的知覺。一陣羞慚，一陣戰慄，一陣痛楚與悲酸……將她的血一般的乾枯的眼淚狂湧起來了。

是什麼時候來到家裏的呢？她完全模模糊糊了。她祇是昏沉地看到了滿屋子全是人。祇聽到丈夫同公公和老年人們說了些什麼話，又出去將他們統統送走了，她才比較地清醒了一些。

丈夫走進門來，腳步聲音沉重地踏着！在房中，他停住了。

丈夫瞧她一眼——她也畏怯地瞧丈夫一眼！丈夫不作聲——她不作聲！在丈夫的臉上，顯着一種憔悴的容顏——一種酸性的，悲哀的沉默！在她的臉上，還剩下

（就像剩在一片枯黃了的，秋天的落葉上似的）一塊可憐的殘紅——一種羞慚與悲痛的汗流的戰慄……

互相地站着，沉靜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終於，爲了母性的愛——爲了嬰兒，梅春姐忍痛流淚地抱着那小人兒走進他的身邊了。她說着——她的話，就好像是那嬰兒鑽在她的喉嚨裏說出來的一樣，帶着一種極其淒楚的悲聲的嗚咽：

「德隆哥……現在，我的錯……通統……請你打我吧……請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請你……」

她沒有功夫揩她的眼淚，讓牠一滴趕一滴的流落在熟睡的嬰兒的小手上，又由嬰兒的小手落到塵埃。陳德隆低頭重步地走近她的身邊：一種男人的汗水臭和熟臭透到她的肺腑。他走到牀邊躺下了。他那禿頭陰暗無光的斜枕着。他那無可發洩的牛性的悲哀，把他悶的，脅迫的幾乎發狂起來！

『你說吧！會長老爺……』突然地，他又從牀上翻身起來了。『大半年來你把
我侮辱得成了什麼樣子了呢？……我的顏面……我在外面千辛萬苦的飄流着！
……回來，又求三拜四，賣出賣地的花錢把你弄出來……我完全喪盡了我平日的
聲名了！……』

梅春姐搖拍着懷中蘇醒而悲哭的嬰兒，她的頭千斤石頭般的垂下着。她的眼
淚已經不是一滴兩滴的滴了，而是一大把一大把的湧出來。

突然地，像一個什麼靈機觸發陳德隆似的，他像一匹狼般的衝向梅春姐！他從
她的懷中奪過那啼哭的嬰兒來，沙聲的叫着：

『老子看！老子看他媽的是不是小砍頭鬼！是不是小砍頭鬼……』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跟着他轉了一個旋圈，發着一種病猿般的嘶聲的哀叫：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他是你——的……你——的啦……』

陳德隆終於沒有看清，就向牀上一擲，自己跑到房門邊坐下了。在剛剛彌月的

嬰兒的身上，是很難看出像誰的模樣和血脈來的。

梅春姐將嬰兒抱起來死死地維護着。陳德隆更加陰鬱而焦煩了。在他那無方發洩的，酸性的，氣悶的心懷裏，只牢牢地盤桓着一種難堪而不能按捺的憤憤的想頭：

『我怎麼辦呢？……他媽的！我倒了霉了！……我半世的顏面完全喪在這一回事情裏了！……他媽的！媽的，媽的，媽的——』

無論梅春姐怎樣的哀求，巴結，丈夫對於她總是生疏的，嫌忌的。最初，他在四公和許多老人的監視和鄰居的解勸之下，似乎還並不見得怎樣的給梅春姐以難堪。但後來，過的久長一點了，便又開始他那原是很兇殘的無情的磨折。

梅春姐的生活，就重行墜入了那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爲了孩子，爲了黃所遺留給她的這唯一的血脈，她是不能不忍痛地吃苦啊！……

當夜間，當丈夫仍舊同從前一樣的醉酒回家的時候，梅春姐的災難便又臨頭了。他好像覺得變節了的妻是應該給她以磨折，應該給她以教訓，才能够挽回自己的顏面般的。他深深地懊惱着，並且還常常地爲此而自苦……

他用那毛蟹般的鐵指，擰着梅春姐的全身——當她驅過了蚊蟲，放好了嬰兒

陪他就寢的時候。他噉咬着她的奶頭！他縛住她的腿！他追問她和黃間的一切無恥的，污穢的瑣事……梅春姐總是哀求地嗚咽着，一面護着那睡熟的嬰兒。陳德隆擰的牛性發了，便像搓爛棉花似的，將她的身子繼續地大搓而特搓起來。梅春姐戰慄地縮成一團，汗水與淚珠溶成一片！

『你告訴我不……』

『告什麼……』梅春姐喘氣地，悲聲地叫着。

『你怎麼和那鬼眼睛的砍頭鬼搭上的……』

『我不知道……』

『我殺死你！』

『殺死我吧……修修好吧……頂好是連我們母子一刀！』

陳德隆將她磨折得利害的時候，心裏就比較地舒服一些。接着，又有意捉弄她的，把她的嬰兒倒提起來！他說這是小砍頭鬼——就因為他始終不能確信那嬰兒

真否是他的的原故——他要將他拋擲到湖裏去見龍王爺……一直等梅春姐哭着向他幾乎叩頭陪禮了，他才放下。

他睡着的時候，已經是夜深的很了。梅春姐常常通夜不能閉一閉眼睛。她聽到丈夫的鼾聲，她的怒火便狂燒着，只因了愛護這唯一的嬰兒的生命，她才不能，或者是不敢做出旁的舉動來的。她只能在這樣黑夜的痛苦的哀怨之中，來回憶她和黃的傷心的愛史與大半年中的新新的生活；來展開她的那幅夢一般的，着色的，淒涼的圖畫。尤其是關於木頭壳他們的消息，老會長和柳大娘們的流亡……她很少能看一個從前在過會中的熟識的人了，因為她不願出門也不敢和人家交談的原故。她就這樣像埋在墳墓中般的埋在家裏，忍痛的領受丈夫的踐踏！

黑夜就像要毀滅她的全身般的，向她張開着巨大的魔鬼，重層地威脅着。蚊蟲在帳子的四面包圍着，唱着愁苦的哀歌，使她不能爬起來，或者是稍爲舒一舒心中的怒憤。她不敢再凝望那夜的天空和那些欲粉碎她的靈魂的星光的閃爍。她不敢

再看一看那大廟，那同黃踐踏過的草叢的路途，園林，荒州和湖中的悠悠的波浪！……她一看到那些——倒不如說感到那些——她的心就要爆裂般疼痛着。

丈夫的螃蟹眼睛，總是時刻不能放鬆的釘着她的。卽算是到了夜深，到了他已經熟睡着的時候，都好像還能感到他那兇酷的紅光的火燄，使她驚懼而不能安寧。

她只能將血一般的淚珠，流在嬰兒的身上，她只能靠在那纖嫩的，瘦弱得可憐的小臉兒上，去低訴她的心，的創痛；去吸取一點安慰，一點什麼也不能彌補的，微弱的嬰兒奶香。在過去，在那還比較地緩和一點的烏暗的生活之中，她還可能望得到黃的援救，終於還幸福的過了半年多光陰。然而現在呢？黃呢？……就連木頭壳們都不知道生死存亡了！而自又不能夠忍心地拋掉這嬰兒去漂去……

一切的生活，都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還比一年前更加要烏暗，更加要悲哀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還健在呢！……但願他們……唉！……」

過了好些時日。

是因爲四公公他們老年人的責勸呢？還是因了丈夫陳德隆磨折得厭了而暫思休息呢？還是梅春姐的苦難轉變了另一個方式的臨頭呢？……丈夫對她的打罵，便又慢慢地鬆弛起來。他除了經常喝酒以外，又開始他那本性難移的嫖賭和浮蕩。田中橫直這一季已經荒蕪了，而且大半又都抵賣給了人家，他是很可以更加無掛礙的逍遙着。

「德隆哥……家中沒有米了呢……」

「餓死他！」

「德隆哥……天要涼了，孩子沒有衣服呢……」

「凍死他！」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

常常地，當梅春姐想再要說幾句的時候，丈夫已經連頭都不回地跑到荒原中

了。她無可奈何的祇好自己來舂穀，自己來拿破布衫給孩子改衣裳！……

一切的生活，都重行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還比一年前更要烏黑！更加要悲苦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還健在呢！……但願他們……』

第六章

『我要殺死你這小砍頭鬼！我要殺死你這小砍頭鬼……』

父親陳德隆拿着一把劈柴刀，大踏步地像趕一隻雞雛般的趕着他的六歲的大兒子香哥兒。兩個四歲的，三歲的小的，也跟在他的後面唔呀唔呀地叫着！他在一個門角彎裏將香哥兒擒住了。

『媽呀……救，救我呀……』

『你叫！你叫——我割斷你的喉嚨……』

梅春姐像一隻野鵝般的從房中飛出去，蛇一般的繞着陳德隆的頸子。

『怎麼？德隆哥！』

『我要殺死這小砍頭鬼！他媽的！賣他賣不掉，留着來害老子！』

『殺吧！殺吧！……』梅春姐就在他的頸子上很命的抓了一下！『頂好把那兩個小的先殺了，然後再來殺他！再來殺我！……』

陳德隆將劈柴刀和香哥兒向門角變裏一摔！就開始和梅春姐大鬧起來。

他的臉不是六年前的臉，聲音也不是六年前的聲音了；但他的性情卻還和六年前一樣。

他摸着他的頸皮，破嗓沙聲的罵着：

『你抓呢！你這母猪狗！……我臊你的祖宗！……你偷了人，你還養出這小砍頭鬼來害我啦！……』

『你爲什麼不將小的兩個先賣呢？不將小的兩個先殺呢？……你這很心的狼！……你沒有本事養活。——』

這種話深深地傷了陳德隆的那牛性的，倔強的心。他來不及等她說完，就跳起來給了她一個耳瓜子！

『臭婊子……誰沒有本事？誰沒有本事……我臊你祖宗三萬代！』

梅春姐的左臉印了一個血紅的手印，她險些兒哭起來了！孩子們也嗚啦嗚啦地叫着，陳德隆就像發瘋般的來揍小孩子。

梅春姐死死地將他扭着，滾着……一直到他氣的發戰起來——丈夫是從來不會氣得發戰過的——衝到門限前坐下了，她才爬起着。她望着那丈夫的那種倔強的，而又毫無辦法的乾枯的臉色，也不覺地代他心酸了一回。但這心酸是有限限的，即時又被她的一種歷年磨折出來的憎恨心排擠着。

是的：丈夫是變了很多了，單單除了他那倔強，兇猛的，牛性的內心以外。六年前，他還是很可以過活的，自耕自種的農人，而現在卻是給人家幫零工的小雇傭了；六年前，他還是一個一夫一妻的逍遙漢，而現在卻變成三個兒子——不，也許祇有兩個；因為從那個大的的一雙眼睛上，他已經斷定出來完全是小砍頭鬼——的父親了；六年前，他還是有名的嫖客，賭徒，和酗酒漢，而現在卻變成了一個連一日三餐都

不得到口的挨餓的人了！

梅春姐是很能够知道這些的。而且她還能從六年前的一段幸福的生活，模糊的推想到了丈夫之其所以弄到這個樣子的原因和他的目前的路道。但丈夫卻不能聽信這些，因為梅春姐已經在他的面前變成罪孽的人了，何況梅春姐所講的還不能迎合他的心意呢。

一陣酷熱的南風，燃燒般的掃過來。站在乾旱的田野中的屋主家的人，已經又在叫他車水了。陳德隆氣憤地站起身來，蹣跚地走着。在他的那黯淡的面容，和無光的螃蟹眼睛裏，是很可以看出一種苦悶與倔強相混淆的矛盾來的。

梅春姐望着他走過好遠好遠了，她才憎恨而又悲哀地嘆了一聲，走進房中去。她將兩個厭惡的小孩哄睡了，又將大的一個攙着，拿了米籃，無可奈何的走向村中的麻子孀家去借晚飯米。

麻子孀和梅春姐一樣的都是不幸的人：她的大兒子木頭虎已經六年不曾回

家了，她的最小的兩個兒女在前兩三年過兵災水旱時都賣了……她稍爲比較梅春姐好一點的就是他的二兒子，三兒子，四兒子都能得力了，所以她還能馬糊地過着。

『我借給你三升米吧！……你的丈夫在人家去吃飯了，你們就可以吃兩天，……唉！總之……』

梅春姐牽着香哥兒在那裏坐了一刻功夫；一種不能按耐的懇切的懸心，使她問到了木頭壳。

『他嗎？……唉，唉！聽說是在一個什麼……唉。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是蠻遠的地方！……』麻子孀的聲音酸楚起來，流出了兩點眼淚。這眼淚，就好像是兩枝銳利的針刺般的，深深地刺着了梅春姐的衷心。想起黃來，想起六年前的幸福的生活，她幾乎又哭出聲來了！

『我要不是……麻子孀，唉！……不是拋不下這小冤家，……我情願同你家的』

的木頭壳一樣呢！……我情願永不回來！……我現在……！唉！就祇望那小冤家長大！……或者……！

香哥兒完全莫明其妙的怔着，瞪着他那小小的，吃驚的，星一般的眼睛，拖着他的媽媽的手：

「你哭呢，媽媽！……回去吧，爹爹要打我啦！……！」

梅春姐撫摸着他的瘦小的頭顱，朦朧地釘着他的小眼睛。忽然地，他叫着：

「媽媽，我肚子痛！」

梅春姐提起米籃來，將他抱在懷中，告辭了麻子孀，連忙向家裏飛奔着！

先天不足，而後天又失調的，用母親的眼淚養成起來的大兒子香哥兒，在丈夫的重層厭惡之下，本來早就非常孱弱的，何況還染上了流行的痢疾呢。

他瘦弱的就像一個小紙人兒了，他的兩腮毫無血色的深陷着，更外的顯露出他的那一雙星一般的小眼珠子，使人見了傷心。

他一拐一拐地從頭門口撐壁移過來，爬到媽媽的身旁哭着：

「媽媽！媽媽！他又打我哩……他把「豬耳朵」……弟弟吃，不把我吃……他叫我去守車……我要吃「豬耳朵」呢……我不守車呢……」

●「豬耳朵」是一種小孩吃的東西，用麵粉做了由油炸出來的，形像豬的耳朵。

「好寶寶，好香哥……」「豬耳朵」吃不得呢，你痴痢啦……「做媽媽的聲音顯然已經很酸哽了。」來，不要怕爹爹！不要去守車……媽媽告訴你寫字吧……」

梅春姐忍心的哄着香哥兒。她把六年前從黃手裏學來的幾個可憐的字，在半塊破舊的石板上畫給他看。她幻想着這孩子還能讀書，寫字……甚至於同他那死去的爹爹一樣。但香哥兒怎麼也不肯依他的，他祇盡量地把「豬耳朵」的滋味說得那樣好吃，又把爹爹的面相說得那樣兇殘。

「好呢，香哥兒……看媽媽的字吧……媽媽等等買「豬耳朵」你吃啦……」
「不，我就要吃，媽媽！」

這要求是深深地爲難了母親的，她失神地朝頭門打望着：真正地，丈夫攜着那兩個使她厭惡的小孩兒走來了，他們的小嘴裏還啃着「豬耳朵。」

是舊有的酸心發酵要將香哥兒磨死呢？還是他自家的窮困不能解除而遷怒於香哥兒呢？陳德隆撒了兩個小孩的手，又大踏步地衝到梅春姐母子們的面前：

「去！小砍頭鬼……同老子守車去……」

香哥兒死死地把脖子鑽進媽媽的懷中。

「哎呀——媽媽救我啦……」

忽然地，那塊破舊石板上寫的兩個歪歪斜斜的「黃」字，映到陳德隆的眼中了，那就同兩把烈火燃燒了他的心般的，他猛的一腳將石板從小檯子上踢下來，跌成粉碎了！

「好啊！你媽的！還告訴他學那砍頭鬼來害我呢……」他叫着，他張手向她母子撲來！

梅春姐正待要和他爭鬧時，他已經從她的懷中奪過香哥兒了。他衝出頭門，向火熱的荒原中飛跑着！

了！
香哥兒叫……梅春姐叫……兩個小的孩子也在頭門口「哇哇」地哭起來

陳德隆將他抓着提過了半里路，就將他猛的一摔——跌落在乾枯的稻田中，梅春姐不顧性命的奔來將他抱着。

夜晚：香哥兒便渾身火熱，昏昏沉沉地不能爬起來了。梅春姐急的滿屋子亂竄！她連忙將小的兩個放睡了，就跑出去尋丈夫和醫生。

丈夫正趁着夜間的風涼在那裏替雇主們車水，他憤憤地不和梅春姐答話。醫生卻要跑到鎮上去才能請得來的。在早年，還有四公公，李六伯伯和關鬍子們會一點兒不十分精明的鄉下人的醫道；然而，現在呢，這些老人們都已經在過荒年時先後死了，村子裏就連會寫兩三味藥方的人都找不出。

梅春姐心慌意亂地走回來，在小油燈下望着那可憐的小腦袋，望着那微睜而少光的星星般的小眼睛。她盡量的忍住自己的酸淚，而不讓牠流出來。

好久好久了，香哥兒忽然吃力地釘着他的媽媽，低聲地哼叫着：

『我痛哩……媽媽，你在哪里啦……爹爹又打我呢……』

『媽媽在這裏……寶寶，媽媽在這裏呢！爹爹不比你呢……』

『他打我啦……他不打弟弟……媽媽，他爲什麼單單打我呢……』

媽媽的眼淚已經很難再忍了。一陣刺心的疼痛，悲憤與辛酸，使她不能自制的失聲地說出她的哀情了。

『寶寶，香哥！我的肉啊……他不是你的爹爹呢……』

香哥兒的眼睛漸漸地癡呆了起來，額角間冒着兩滴冰涼的汗珠子。一忽兒，他的全身又火熱着。

『我，我的……爹爹呢……』

媽媽啞着嗓音靠到他的身邊。

『寶寶是沒有爹爹的……寶寶的爹爹——』

香哥兒的身子突然震動一下，他沒有來得及等媽媽說出他爹爹的去處來，就又合上他的眼睛了。他仍然哼着，但那聲音卻幾乎同蚊子一般的逐漸低微起來。

「媽呀……我……要……呢……我……的……爹……爹……啦——」

媽媽的頭，伏到了他那一冷一熱的額角上，她大聲地，吃驚地呼叫着。

「寶寶……怎麼啦？……香哥……」

兩個小的卻驚醒了，「哇哇」地叫着，梅春姐急忙將他們送到另一張空置的稻草牀上，讓他們自家高聲地號哭着。

香哥兒的身子終於慢慢地由熱而溫，由溫而冷，而變成了冰涼。他的一雙星一般的小眼珠子由牢牢地閉着而又微睜着；但他卻是永遠地微睜着，而不再閉將下來了。

像從一個萬丈深長的山澗上掉下來，像有無數枝燒紅了的鋼針在她的心中穿鑽着，梅春姐驟然失掉她的意識和靈魂了。她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悲傷地，跌立在那兒好久好久。那兩個小的的哭聲幾乎震翻了半邊天地。

丈夫車水回來了。他老遠地在黑暗中大呼着：

『你死了嗎？你媽的……你讓小孩子們哭死呢……』

她不做聲，也不移動，仍然癡呆了般的站着。她什麼都聽不見，什麼都看不見；一直到丈夫衝到她的面前時。

陳德隆的臉色突然驚悸起來！因為他望見了那小燈斜照着的牀鋪上的情形。一陣良心的譴責——一陣罪孽的自覺的不安和悔恨，使他惶悚起來。然而，他卻仍然倔強而冷酷，仍然故意地狠心地冷笑了——

『死就死吧！狗東西……頂好統統死掉了，她媽的大家乾淨！』

梅春姐忽然由那過度的悲痛的昏沉中蘇醒了來。當她感到了自己的一百心肝已經被人摘去了的時候，當她看清了眼前的事物和丈夫的那仍然像毫無感覺的面容的時候，她便像一個僵硬了的死人般的倒向牀鋪去，雙手抱着那冰涼了的小屍身打滾！

『天啦……我的心肝啦……我的肉啦……我的苦命的兒啦……你死都不』

閉眼睛啦！……

一切的幻想，希望，計劃，與六年來扶養孩兒長大的重沉的苦心，祇在一剎那間全都摧毀了——變成了一堆湖濱的墳上的土泥。

梅春姐整整地哭了三日，不燒飯，不洗衣，不聽鄰人們的勸慰，也不管丈夫的兇殘和孩子們的哭鬧。到了第四天，她的眼淚也就非常地乾枯了，她的聲音也就非常地嘶啞了！

她漸漸地由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的那六年前的糊糢而似乎又是非非常清晰的路途來！她慢慢地靜思了好久好久……

夜間，她等丈夫又去和人家車水的時候，用了一種很大的決心的努力，打好了
一個小小的衣包；偷偷地讓兩個由憎恨丈夫而連及到他們的身上的小孩睡過

之後，便輕輕地走出了家門。

她沒有留戀，沒有悲哀，而且還沒有目的地走着。

夜，仍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夜；荒原，仍舊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荒原……祇不過是村中少了些年青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祇不過是梅春姐變換了一回六年前，七年前的心情。

方：『我往哪裏去呢？……』在湖濱，她突然地停住了一下。她把頭微微地仰向上

北斗星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兩顆最大最大的上面長着一些睫毛。一個微紅地，豐潤地，帶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動……在牠的下面，還燦耀着兩顆小的，也長着一些睫毛的星光，一個小的帶笑的面容浮動……並且還似乎在說：

『媽媽！你去罷！你放心吧！……我已經找到我的爹爹啦！……走吧！你向那東方走吧！……那裏明天就有太陽啦！……』

的。

梅春姐痛心的流着兩行乾枯眼淚！她是在那里站了，望了好久好久，才又走開的。

在曠野：那老黃瓜——那永遠也討不到女人的歡心的獨身漢的歌聲，又飄揚起來鑽進梅春姐的耳中了。但那完全喪失了他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調，聽來就好像已經變成了一種饑餓與孤獨的交織的哀號。

「十七八歲的嬌姐呀……沒人瞅啦……」

跪到情哥面前……磕響頭……

.....

.....

一九三五年三月初稿。

一九三六年八月，增補，修正。

後記

因了自己全家浴血着一九二七年底大革命的原故，在我的作品裏，是無論如何都脫不了那個時候底影響和教訓的。我用那時候以及沿着那時候演進下來的一些題材，寫了許多悲憤的，回憶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份的短篇小說。本來，我還準備在最近一兩年內，用自己親人的血和眼淚，來對那時候寫下一部大的，紀念碑似的東西的。可是，我底體力和生活條件都不够，每一次的嘗試，都歸失敗了。我不能够一氣地寫下去；爲了吃飯和病，我祇能寫一段，丟一下，寫一段，又丟一下；三四年來，結果還僅僅是那麼一大堆的材料，堆在一個破舊的箱子裏。然而，我又不能停下筆來，放棄寫作生活。於是，除了寫一些現時的短篇作品之外，便在那一大堆的材料裏面，割下了一點無關大局的東西來，寫了兩個中篇：一個便是這一篇「星」，另一個是

正在寫作中的「菱」

這篇「星」是去年三月間完稿的。因為受着種種方面的束縛，故事和人物都沒有方法盡量地展開；以致在九月間的「文學季刊」上發表時，還留下着第四章那樣一個大大的空白。目前，總算是勉強地補綴上去了。但是，現在和一年前的環境既殊，心情和筆調又各不能一致，我想：參差，錯亂和不貫通之處，總該不能免的吧！然而，我卻沒有餘裕的功夫，再來將牠細細地修飾了。

我希望我這篇正在寫作中的「菱」，能得一個較好的結果；我更希望我那久被血和淚所凝固着的巨大的東西，能夠有早早完成的一日！

葉紫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大病之後，記於上海。

